

武則天四大奇案卷之一

第一回 入宮高平為令 升公望百姓呼冤

卷一

詩 世人但喜高官 執法無難斷案難 寬猛相平思呂杜 嚴苛是尚惡申韓  
曰 一心清吏家福 兩字公明百姓安 惟有高平善令尹 留傳案牘後人看  
自來姦盜邪淫無所 其王法是非寬抑必待白於官家故官清則民安民安則俗美舉凡遊手好閑之  
輩造言生事之人 一掃而空之無論平民之樂事生業即間有不肖之徒顯干法紀而見其刑罰難容罪  
惡難恕耳聞目睹 善善惡惡之言宜無不革面洗心政除積習所以欲民更化必待宰官清正未有官  
不清正而能化民者 然官之清不僅在不傷財不害民而已要能上保國家為人所不能為不敢為之  
事下治百姓雪人所 能雪不易雪之冤無論民間細故即宮闈細事亦靜心審察有精明之氣有果決  
之才而後官聲極 正一清而無不清也故一代之立國必有一代之刑官堯舜之時有臯陶漢高之  
時有劉向其中不 罪子則固歷代刑名家所宗祖者也若不察案之由來事之初起徒以析楊刀鋸  
一味講求則難稱 斷以口實是則身 則可治國治民上清宮闈下安百姓豈可得哉間嘗曠覽古今博稽野史有不能  
斷以口實是則身 則可治國治民上清宮闈下安百姓豈可得哉間嘗曠覽古今博稽野史有不能

書名 武則天四大奇案六十四回 光緒二十八年上海耕石書

局石印本  
闕名撰  
卷三 小說  
集紅堂 小說  
D8691300

受苦則使非  
內容分類  
素書號  
D8691300

撰者  
內容分類  
素書號  
D8691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9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武則天四大奇案六十四回 光緒二十八年上海耕石書局石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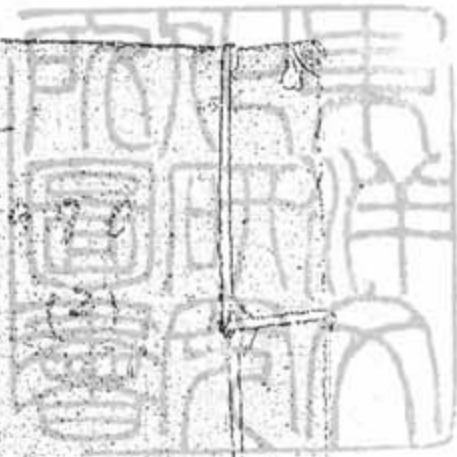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武則天四大奇案六十四回 光緒二十八年上海耕石書局石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敢謂警世醒俗亦聊供問者之寂寥云爾





44  
2

双紅堂  
小説  
131(2)

0725

命不必如此。小人家中此物甚多。而且不是此地的原種。是四川寨來的。狄公聽了。此話不覺觸目驚心。說異道我昨日夢中見指迷亭上對聯有句。卜圭須問四川人。上兩字已經應了。乃是暗指的雙土寨。下三字。忽又在這老差役口中說出。莫非有點意思。從來無頭的難案。類皆無意而破。我問的齊團菜的地名。他就牽到蒲葦菜的吃物。此刻又由蒲葦菜引起四川寨來。你看這菜呀。寨呀。口音不是彷彿麼。莫以為他是字聲子。倒要細問細問。當時向眾差說道。汝等權且退去。這人本縣有話問他。眾人見本官如此。雖是心下暗笑。說他與字聲子談心。當面却不敢再說。各人只得打了千兒。退了出來。這裡狄公問道。這人姓什麼。印名是那字。在此衙門當差。現有幾年了。那人道。小人姓應。印名叫應奇。當差已四五年了。狄公道。你方才說那蒲葦菜。不是此地的原種。是什麼四川寨來的。本縣好此物。你可將這地名說與我聽。那地方的原種。有何好處。離此究有多遠。應奇道。太爺問這地名。除了小的。別人也不知道。他們皆說我輩辦事不甚清楚。我看他們手明眼快的人。反不如我曉得道地。這是太爺的恩典。待我們寬厚。雖有了小過。並不責罪。小人不過是憐我年老的意思。他們就心內不服。人前背後說小的壞話。幸虧太爺做了這縣令。若換別人來。此小人這印名。久被他們用壞話奪去了。狄公見他所問非所答。嚙嚙嘴。嚇嚇的說。分不了。乃高聲說道。本縣問你這四川寨。離此多遠。你怎麼牽到別項去了。也不與你談家常。你可從快說來。本縣還有話問你。應奇道。非是小人胡牽。實是氣他們不過。這四川寨。乃是這山東萊州府地方。一的寨名。前朝有位四川客人。販貨到此。得了利錢。每年就在這地方買賣。後來日漸起色。開了店鋪。不到一二十年。居然成了了富戶。到他兒孫手裡。格外比先前富足。那一帶人家。推他為首戶。因此起了這一座寨了。皆為他上代是四川人氏。故命名為四川寨。後來時運已過。人家敗壞。不甚有名。當地人民。以訛錯訛。改名為蒲葦寨。因那地方蒲葦又大。味口又厚。小人早年還未耳聾。也是奉差出境訪案。從那

行2970

(2)

裏經過同本地老年人開設方才知道這細底辦案之後就帶了許多蒲其回來。歷年我種故此比外面的勝美許多。太爺要吃小人就此回去送來便了。秋公聽畢心下大喜道：原來四川人三字有如此轉折。在內照此看來，這印信懷必在那個地方了。隨向應奇說道：你說這四川寨曾經去過，本縣現有一案在此。意欲差你幫同前去，你可吃這苦麼？應奇道：小人在那為的是當差，兩耳難聾，手足甚便，只因為眾人說了壞話，沒這兩任太爺，可不差小人辦事。太爺如能差遣，豈有不去之理。而且這地方雖是在外府也，不過八九天路程，就可來往的。太爺派誰同去，即請將公文備好。明早動身便了。秋公當時甚是歡喜，先命他退去。明日早堂領文，然後到了書房，將方才的話對趙萬全說明。萬全道：既有這差役知道，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此去務要將這斷擒獲回來。分令水落石出，好與欠者伸冤。當時議論妥當，傍晚時節，馬榮已由皇華鎮回來。大眾又談說了一回，當夜收拾了包裹，取了盤川。次日一早，秋公當堂批了公文。應奇在前引路，趙萬全與馬榮為泰三人一同起身。在路行程，非此一日。這日過了登州地界，來到萊州府城。應奇道：三位壯士，連日辛苦，可在府城內安歇一宵罷。四川寨離此只有六七十里了。明日早則午，後遲則下晝時分，就可底寨到了。那裏就要辦案，恐早晚不能安睡。馬榮聽他說得有理，當即命他先進城去，找個僻淨客廡，然後三人一同進城。先到萊州府衙門，投了公文，等了回批出來，已是向晚時節。都好應奇已在衙前等候。說西門大街，有個客店，可以居住。明日起早出城，又甚順便。馬榮當時叫他引路，來至客廡門首。店小二將包裹接了進去，在後進房間住下。淨面飲食，自不必言。馬榮恐應奇耳聾，露出馬脚，當時向小二道：我們這位伙伴有點重聽，你有何話，但對我說便了。此地離蒲其寨還有多遠，那裡買賣可好否？小二道：從此西門出去，不上七十里路，就抵東寨。馬榮道：過了東寨呢？小二道：那就是中寨了。馬榮心下疑感，忙問道：究竟這寨子共有多少？難道不在一處麼？小二道：客人是初到此地，故不

知這地方緣故。這蒲其寨共有三處，分東西中。中寨最為熱鬧，油坊典當綢緞錢莊無行不備。西寨專心練兵札住在內，是為保護寨子設的。你客人還是過路到別處有事，還是到寨中找那家買賣馬榮道：我們是過路的，聽說這的地方，是有名所在。相巧在那裏辦點絲貨，不知那家行號出名？小二道：客人要辦湖絲麼？在此地收買，不上算，了無論沒有道地的好貨，即便有兩家代買，也是由販絲客人轉來的。價錢總不得划廉。前日立大銀號，聽說有客人住在他家，托消每百兩約銀五十四五兩呢。比較起來，在當地買，不止雙倍。客人何不我們本地買點土絲用呢？雖然光采不佳，織出那山東綢子，也還看得下去。馬榮也不再問。當時含糊答應，開了房門，聽那小二出去，向着趙萬全道：這立大綢號，不知在中寨何處。你明日前去，作何話說。他雖本寨平常，總之是會手。若不動手，恐不能夠就縛的。趙萬全道：這事有何難辦。你明日到了寨內，叫喬泰應奇，找個客店住下。姑作不認識樣子，暗下接應。我一人到立大號問明，這廝見了他面，仍以絲上的話頭起見，只要將他引到廡所，那就不怕他插翅飛去了。四人計議已定。次日一早，給了房飯銀兩，直出西門而去。一路之上，果然車駝驟戴，絡繹於途。到了午後，已離東寨不遠。抬頭見前面有一土圍，如同城牆彷彿。上面也豎立許多旗號，隨風飄蕩，射日光昌。圍子外有一條通江的大河，來往船隻却也不少。四人漸走漸近，西寨出頭，近是早道，與青州交界。那條路上甚是難行。現在六七月天氣，高粱穉子，正長得叢茂，不但有強人截住，即以兩邊穉子遮蓋，緩就要緩了。因此這道兒上行人甚少。大都遠別處大路而行。我們此去，倒要留心。如姓卻的得手好極，若不然，他向西逃走，那可就費事了。這青州道不是頑的，趙萬全聽了，笑道：俺雖生長這道內，但聽說青州常有強人，今日到了，倒要見識見識。我想馬榮二位哥，也未必懼怕麼？馬榮笑道：雖如此說，也是他小心的好處。若是辦得

手我們也不去尋事做了。若他看反了味，那着這條路，幾時我們能還未見識。遇事到臨時，也只得了重較量正走之間，已至中寒當時，趙萬全與他三人分開招呼，晚間在寨口等候，應奇雖聽不清切，見喬奉同馬榮令他分路走開，也就會意隨你兩人進寨找尋客店去。這裏趙萬全在前行走，進寨約有十多分鐘，面見有一了大大的布店，向前欠身問道：「借問一聲，此地有立大緞號在那地方？不知裡面有人答應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武則天四大奇案

第十七回

問路徑小官無禮

見兇犯蓄意謀害

却說趙萬全見有立大大的布店，高聲問道：「借問貴地有立大緞號在那地方？裏面坐了午中年伙計，見他來問，忙忙的起身，指道：『前去四叉路，向南轉灣，一帶有幾家樓房，那可就到了。』萬全道：『謝一聲，轉身依着指道，走了前去，果見前舖戶林立，雖然路途是土塊築成，却也平坦非常，到了四叉口，早有一派樓房，列於前面，過兩三家店面，當中懸着一面招牌，上寫立大緞庄四字。趙萬全背着包裹，匆匆走入裏面，向那伙計問道：『借問這地方，可是立大緞庄裏面？』那伙計道：『現有招牌在外，你這所難道目不識下。』前來亂問，趙萬全雖是貿易中人，侍着自己一身本領，那裡忍得下去，登時怒道：『你這所何太無禮，咱老子若認得字，還問你何用？你也不是害病起來，不能開口問你一句，就如此沖撞，誰知那人也是個暴烈性子，不容他破口，跳出櫃台，高聲喝道：『你是何處的雜種，也不打聽打聽，敢到這裏來撒野，不要走！吃我一拳！』說着，舉手就對着萬全的胛下打來。萬全見了，笑道：『這人豈不是的冒失鬼？問問路徑，就動起手來，不叫他在這裏醜態，隨後何能再擒小卸？』當時並不着忙，將包裹順在右邊，提起左腿，對定那人，寸閃就是一脚，只聽咕咚一聲，一个筋斗，橫于街上。萬全哈哈笑道：『你這人如此手段，也在老子面前動』

手今日姑且饒汝性命，倘後若遇人問路，可不要再討苦吃了。那人被他踢了一脚，扒起身來，仍要交手，店中早擁出數人，將那人阻住，說道：『小王，你真討的什麼人家，不來尋你，已是難得的事件，你做錯了事，還不曉得為何拿個過路的使氣？當時又上來兩人，向趙萬全陪禮，說客人且請息怒，此人方才錯了一筆交易，約有四五百銀子，換小號執事，呼斥了幾句，正自心下懊悔，却巧貴客前來問路，以致無辜冒犯，且看下等箇面，進內奉茶。萬全見眾人陪禮，也就隨了大眾，到店堂坐下。果見前後有四五進樓房，山架上各貨齊備，因說道：『在下到底非為別故，只因有位同行契友，一向在貴處販貨，湖絲近有要事，與他面商，訪了許多日期，方知在寶寨立大庄內，特恐店號相同，生意各別，因此借問一句，不料這人無禮太甚，豈不令人可惱！還來請教尊兄貴姓大名？寶庄除綢緞而外，可別售蠶絲麼？』那人見問忙道：『在下姓李，名生，小號雖是緞庄，那湖絲也還兼售，不知令友何人？尊兄高姓？』萬全道：『故友姓卸，名禮懷，浙江湖州人氏，與小可是同鄉至好，如在寶號請出一見，那知這話還未說完，裡面早跳出一人，高聲喊道：『我道何人有此手段，原來是趙三哥來了！』且請客廳，叙話罷，萬全抬頭一望，不禁喜出望外，正是卸禮懷出來招呼，當時故作歡容，隨他進內，到了客廳坐下，卸禮懷問道：『三哥在曲阜做庄，何以知小弟在此？此來有何見諭？萬全道：『一言難盡，愚兄身負奇冤，此仇不能不報，無如這地方雖是家鄉故里，奈因舉目無親，以致被人欺人，不想回轉湖州，請人報復，又因路途遙遠，往反為難，因思吾弟是箇英雄，特來相投，望助愚兄一臂之力，卸禮懷聽他這番言語，也就信以為真，說異道：『老哥何出此言？且請講明，小弟自當為力。』趙萬全就做成一派謊話，說陸長波人面獸心，如何吞吃他，他如何不肯付銀，如何請了好手，將他打傷，說得千真萬確，卸禮懷不禁起身，怒道：『不料那厮欺人太甚，老哥在那裡買賣，已非一日，他賺了銀錢，也不知多少，此時他既反臉無情，小弟豈有不相助之理？』說着，又命打水送茶，忙了不了，萬全心下罵道：『這喪』

心的狗賊還說人家反臉無情。少時也叫你現了本相。當時說道：兄弟可無須照應。愚兄還有朋友現在街坊尋找下落。只因俺但知你在這山東省內一箇蒲其寨地方。却不知那一府州縣多虧遇了幾個舊友。從前也是綠林中人。知道這守所。在故爾一同前來尋覓賢弟。你此時也無須招呼。且同你出去。將他三人尋到。諒你這寄寓也不便我等。眾人居位。不如在客店安頓下來。還有事商議。卻禮儀也不知細底。只得同他出了店堂。向著牆上說道：我與這朋友上街有事。多半今晚不能回來。若執事問我。我等訴他便了。說畢。同萬全進了衙門。先到大街上走了一回。未能遇見。因問道：你這朋友可曾到此地來過。這裏內不下有數百里。實瀾市面林立。若這樣尋找。怕到晚上也不能碰頭。你們可曾約在什麼地方等候。萬全道：我因匆匆找你。臨別時節。叫他在寨口等我。此時天已不早。或者已倒那裏。我們再回轉去罷。兩人轉身正向東走。却巧對面遇見馬榮。深恐他驟然來問。乃道：馬大哥。你待久了。只因我們這小弟苦苦扳談。因此耽擱了工夫。現在他二人曾尋到。馬榮見卻禮儀與他同來。心下暗暗歡喜。也就上前招呼。說：客店即在前面。此時可去一歇罷。說着。在前引路。三人到了前街。走進裏面。早有店主認得禮儀。忙道：這客人是大爺的朋友。禮儀道：皆是我的親戚。你們務必照應。周到。隨後房金照我。一共美給店主。連聲答應。叫小二取了鑰匙。將房間開下。喬泰應奇也。由外面進來。眾人一同坐下。彼此通名道姓。說了一會。馬榮喬泰順着萬全的口氣。報了履歷。無非說從前在綠林買賣。專好結交好漢英雄。因趙三哥受了這屈。故此同來奉約相助一臂。卻禮儀見他們言語爽快。也就高談闊論。命小二備了酒肴。代大眾接風。彼此歡呼暢飲。約至三更以後。方才散席。趙萬全道：愚兄的情節。賢弟是盡知的了。但此事迫不及待。這三位還有別事要辦。究竟何日動身。你這程絲貨。可曾脫清。愚兄的意思。明日在此耽擱一天。可將款項完齊。一路前去幹了此事。也好回轉家鄉。卻禮儀聽他這話。當時發了一怔。說道：小弟的貨物雖已賣

脫。但是各款項。要秋後方可交完。暫時萬不能回轉。湖州總之老哥之事。定然同去報復。這狗頭便了。請位初到此地。也該稍息兩日。今日已過。准於大後朝動身。何如。馬榮怕萬全過於催促。反令他生疑。或忙在旁插言道：趙三哥也不必過急。遲早這口氣。總要出的。也不拘在這一兩日。上就停兩日。動身何妨。卻禮儀道：還是馬大哥圓通。此時已是夜深。我還要回轉店去。你們且請安歇罷。說着。令小二點了個燈。別了大眾。出門而去。這裡馬榮將明間格扇關上。滅了燈光。即將房門關好。低聲向趙萬全言道：人是碰着了。但是這地方。是他管下。即便動手。未必能聽我們。如願。你這調虎離山的計策。雖好。可知這一路。上難免不得風聲。設若為他聽見。說高家淫出了命案。緝獲兇手。那時再將我們形迹一看。他也是慣走江湖的人。豈有不知的道理。若在半路為他逃走。豈不可惜。應奇道：你們還久當差事的。難道這點。應奇不知。昨日的車馬。已投了公文。好在卸禮儀有兩日。耽擱明日。無論誰人進城。一踏請縣派差。在半路接應。我們將他誘出寨門。在半路擺布。還怕他逃到何處。呢。眾人計議已定。各自安歇。不提。次日一早。卸禮儀已着人來請。說昨日匆匆。店內未曾接風。今早執事奉請諸位。過去一敘。一則為大眾接風。二則專誠陪禮。趙萬全聽了這話。向着來人道：我們本擬今日前去拜謁。稍停一會。當即過去。那人答應而去。這禮馬榮道：你們此時自然到他那裡。我是要進城辦事的。他若問我。就說我訪友去了。大約明午方可回來。萬全答應。先是馬榮出去。方才同應奇喬泰來到。蝦庄裏面卸禮儀與執事人已在門口。觀望見他們。已至面前。隨即邀入客廳。敘了一會。寒暄用了早點。談論些南北風景。已有午正時節。當中設了酒席。執事人向趙萬全道：昨日卸客人道及尊意。約他同去曲阜。此事本應尊命。惟款項各節。一時難清。小庄當此青黃不接之時。又難墊付。是以去後還須回來。如尊駕不棄。何妨俟尊事平復。同來一游。稍盡地主之誼。萬全知他是敷衍的套話。當時諫答了一回。與禮儀約定了後日動身。酒過數巡。大家席散。不知萬全果

能拿獲得卸禮懷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蒲葦寨半路獲兇人

昌平縣大堂審要犯

却說趙萬全席散之後約定後日一准動身午後在寨內各街遊玩了一會到了上燈時節馬嘯已是回  
來喬泰心下疑惑暗道他來往也有一百餘里何以如此快速莫非有別故麼奈卸禮懷同在一處不便過  
問因說道馬大哥回來麼朋友可曾遇見卸兄正在記念呢謂今日杯酒盤桓少一尊駕馬榮也就答  
說道小弟今日未能奉陪抱罪之至卸禮懷也是謙恭了兩句彼此分手來至馬中萬全見禮懷已走忙  
道馬哥何以此刻即回莫非未到衙門麼馬榮道應該這廝逃走不去了去未多遠巧遇從前在昌平差快  
現在這萊州當衙門總我將來意告知於他他令我們只管照辦臨時他招呼各快頭在半途等候此人  
與我辦幾件案子凡事甚為可靠此去諒無虛言好在只有明日一天後日就要起身的即便他誤事將  
他押至本地衙門也可逃走不去萬全更是歡喜見陰易過已至三元這日五更時候卸禮懷先命人送  
來一个包袱另外一百兩銀隨後本人到了店內將房飯開發清楚五人到蝦庄內告辭由此起身出了  
東寨直向曲阜大道而來走至乙正光景離寨已有三十里雖然萬全停不下走卸禮懷笑道老哥雖  
是北方人民這行道兒的徑兒還比不得小弟呢萬全也不開口又走了一二里路徑見來往的行人比  
先前少了许多踏定身軀向着卸禮懷說道愚兄有句話動問賢弟卸禮懷道老哥何事儘管說來你我  
兩人計議萬全方要向下說去馬榮與喬泰早已走離過來高聲說道趙三哥你既領我們到此此事也不  
關你問了候我等問他報請問你由湖州到此有一販絲雜貨的可是與你同行的麼高家窪殺火兩  
人奪了車轎你可知與不知常言道救人抵命天理昭彰你若明白一點咱們還是好好交情留點面子

與姓卸的你講罷卸禮懷見他三人說下這話冷冰冰水澆入滿身不覺心中亂跳面皮改色知道不是  
事趕着退了一步到了大路道口向着趙萬全罵道你這狗頭咱道你受人欺負特去為你報仇誰知你  
用暗計傷人小徐是俺殺了你你令俺怎樣說着殺去長衫露出緊身短襖褲門緊對當中萬全冷  
笑道你這廝到了此時還這綠強橫可知小徐陰靈不散他與你今日無冤往日無仇背井離鄉不過為  
尋點買賣你便圖財害命喪盡良心可知陰有閻羅陽有官府現在昌平縣放太爺登場相驗緝獲正兇  
你若是个好漢與俺們一同投案在堂上轉个三長四短放釋出來免得連累別人若想在此逃走你也  
休生妄想話還未畢只見馬榮邁步進前用了个獨手擒王勢左手直向他喉下截來卸禮懷知過了對  
頭還救急慢忙將身子一偏伸手來分他個手馬榮也就將手收轉用了个五鬼打門勢兩腿分開照定  
他色囊踢去卸禮懷竟夾得凶極隨即翻筋倒斗將手反將兩腿支開預備他腦下踢來用那  
道士封門法將他夾起摔他个筋斗喬泰在旁看得清楚恐馬榮敵他不住忙由背後一拳打來卸禮  
懷曉得不好只得將身了一跳到了圍牆外頭他插住卸禮懷心下焦急高聲向萬全道老哥  
逃走也不來此一踏了說着身動如飛撲到圍牆前頭他插住卸禮懷心下焦急高聲向萬全道老哥  
也不必追人追急了此事雖小弟一時之錯與老哥面上從無半點羞池何故今日苦苦相逼你道我真  
逃走不去麼當時兩手舞動猴拳上下翻騰如雷響炮花相似緊將萬全身上身沒命打來把个馬榮與喬  
泰倒嚇得不敢上前不知他有多大本領了笑道這後備前來哄騙你師父也比不得我況你  
這無能之輩欲想在俺前逃走豈堪登天梯日之難當時也將兩袖高捲前後高下打着團圓取人在  
旁看得如两个蜻蜓一般你去我來不知是誰勝誰負的有一時之久他氣喘吁吁萬全兩手一分說罷去罷  
卸禮懷早已一个筋斗跌了圍外馬榮手明眼快跳上前去將他按住喬泰身邊取出个竹管吹叫兩下

遠送來了許多差快。水拐銀尺蜂擁而來。乃是馬榮昨日過見那了門總約定在此埋伏。此時走進前來。見凶犯已獲。趕着代禮懷將刑具套上一千人。推推搡搡直向萊州城而來。到了川衙。天已將黑。隨即請本官過堂。也不深問。口供飭令借監收禁。執此一來。趙萬全雖是負義出頭代死者。伸雪找到這滿美寨內。誰知倒令萊州府的差快。騙了許多錢財。俟他們去後。請官出了簽票。說立大蝦庄與印禮懷通同謀害。是他的窩家。這日將差役下去。趙萬全執事人嚇得魂飛天外。叫屈連天。花了許多使用。復又命合寨公保。方才將這事了結。此是閑話。且說馬榮在萊州府照壁後。尋了客店住宿。一宵次日清早。由官府出了文書。加監押送。當時在藍州城出城。犯上路而行。過府穿州。不到十日。光景已到昌平界內。馬榮先命應奇前去稟到。報知狄公。到了下書之時。抵了衙署。狄公見天色已晚。傳命姑且收禁。當時將馬榮等人傳了進去。問了擒獲的經過。是將趙萬全稱贊一番。令他各自安歇。一宿無話。次日早晨。狄公升堂。將印禮懷提案。此時印禮懷在堂。高聲道。命案已破。無不歸案。新前羣來聽審。只見印禮懷當堂跪下。狄公命人開了刑具。問下。問這姓甚名誰。何方人氏。向來作何生理。但聽下面答道。小人姓印。名禮懷。浙江湖州人氏。自歸販運。為近因山東行家缺貨。特由本籍販運錢來。借叨利益。不知何故。公差前去。將小人捉拿來。受此冤辱。心裏不甘。求大人理楚。狄公冷笑道。你這廝無須巧飾了。可知本縣不受你欺騙的。你為甚麼。又豈不知道守望相助。為何在高家窪地方。將徐姓伙伴殺死。復又奪取車輛。殺死路人。這案情因。還不快供。來印禮懷聽了這話。雖是自己所幹。無奈痴心妄想。欲求活命。不得不矢口抵賴。說大人的恩。此皆趙萬全與小人有仇。無故牽涉。小人數千里外。貿易為生。正思想多一鄉親。饒多一點。應盡有。無辜受此之罪。這事小人莫是冤。求大人開恩。狄公道。你還在此搭塞。既有趙萬全在此。你從何處捉獲。趙萬全對供。萬全答應。在案前待立。狄公道。這狗

頭在公堂上。面還不招認。你且將他托售然貨的原由。在本縣前訴說一遍。萬全就將當時原原本本。說了一番。說他托貨之時。言下徐姓暴病身死。此時為何改了言語。印禮懷那裡招供。直是呼冤不止。狄公將驚堂一擡。喝這大胆的狗頭。現有人証在此。還是一派胡言。不用大刑。諒汝不肯招認。兩邊一聲。公喝早將夾棍。擗下堂來。上來數人。將印禮懷按住行刑的差役。將他左腿拖出。撕去鞋襪。套上絨繩。只聽狄公在上。喝叫收繩。取差威武一聲。將繩收緊。只見印禮懷將臉一苦。咯下一响鮮血。交流半天。未曾開口。狄公見他如此熬刑。不禁嚇然大怒。復又命人取過一小小鎚頭。對定棒頭。猛力敲打。印禮懷雖學過數年拳棍。有點運功。究竟禁不住。如此匪刑。登時大叫一聲。昏暈過去。執刑差役。趕着上來。回稟取了一碗陰陽冷水。打開命門。對面噴去。不到半刻。光景。禮懷方漸漸醒來。大公喝道。汝這狗頭。是招與不招。可知你為了幾百銀兩。殺去兩人。累得兩家老小。以一人去抵兩命。是已死有餘辜。還在此任意熬刑。豈非是自尋苦惱。印禮懷仍然不肯招認。狄公道。本縣不與你對証。你皆是一派游供。趙萬全姑作証。扳孔客店。你曾居住。明日令孔萬德前來對質。見你尚有何辨。當時拂袖退堂。仍將印禮懷收監。補提孔萬德到堂對質。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印禮懷認供結案

華國祥投縣呼冤

却說狄公見印禮懷不肯招認。仍命收入監內。隨即差馬榮到六里墩。提孔萬德到案。馬榮領命去後。次日將胡德並汪沈氏一千原告。與孔萬德一同來城。狄公隨即升堂。先帶孔萬德問道。本縣為你這命案。費了許多周折。始將兇手緝獲。惟是他認苦埃刑。堅不吐寔。以此難以定案。但此人果不是正兇。不是此時也不能遽定。特提汝前來。究竟當日那姓印同姓徐兩人。到你店中投宿時。你應該與他見面了。規模



形樣諒皆曉得。這姓邵的約有多年歲。身材長短。且供來。孔萬德聽了這話。戰戰兢兢的稟道。此事已隔有數月。雖十分記憶不清。但他身形年貌。却還記得。此人約有三十五下的年紀。中等身材。面黑長瘦。最記得一件。那天晚間。令小人的伙計出去沽酒。回來在燈光之下。見他飲食。他口中牙齒。好像是黑。黑色。大人昨日公差將他解獲來案。小人並不知道。在先又未與他見。並非有意誣我。請大人提出。當堂驗看。如果是黑齒。這入也不必問供。那是一定無疑了。且小人還記得他那形樣。一看未有不知的。狄公見他指出。實在證據。暗道。天下事可以說說得。這物件是他生成的樣子。且將他提出看視。當時在堂上。標了監簽。禁子提牌。將邵禮懷帶到案前。當中跪下。狄公道。你這廝昨日苦苦不肯招認。令有一人在此。你可認得他麼。說着。用手指着孔萬德。令他認識。邵禮懷抬頭一看。見是六里墩客店的主人。知是強辯不來。只得大聲罵道。你這老畜。是誰。向與你未曾識面。何故串通趙萬全。挾仇害我。孔萬德不等他說完。一見了面。不禁放聲哭道。那客人。你害得我好苦呀。老漢在六里墩開設了數十年客店。來往客人無不信實。被你害了這事。幾乎送了性命。不是這青天大爺。那裡還想活麼。當是這店時節。可是你命我接那包裹的。晚間又飲酒的。次日天明。給我房錢。皆是你一人賄的。臨走還招呼我開門。那知你心地不良。出了鎮門。就將那徐相公害死。一命不足。又添上一命。車夫。我看你也不必抵賴了。這青天大爺。也不知斷了。多少疑難案件。你想穩穩。也是徒言。復向狄公道。小人方才說他牙齒是黑色。請大爺看視他。還從那裡辨白。狄公聽了此言。抬頭將邵禮懷一望。果與他所說無異。當時拍案叫道。你這狗頭分明確有證據。還敢如此亂言。不用重刑。諒難定案。隨即命左右取了一條鐵索。用火燒得飛紅。在丹墀下鋪好。左右兩人將犯押起。走到下。將邵禮懷露出。對定那通紅的鐵索。納了跪下。只聽吶的一聲。一陣清烟。嗚嗚的作响。真是痛入骨髓。把邵禮懷早已昏迷過去。再將他兩腿一望。已是皮肉焦枯。腥味四起。只

見執刑的差役。將火爐移到階下。命人取過一碗清醋。向爐中一潑。登時酸烟四起。透入腦門。約有半盞茶時。邵禮懷沉吟一聲。漸漸的蘇醒。狄公道。你是招與不招。若再遲延。本縣就另換刑法了。邵禮懷到了此時。真是受刑不過。只得向上稟道。小人自幼在湖州絲行生理。每年在此坐庄。只因去歲結識了一個婦人。花費了許多本錢。回鄉之後。負債累累。今歲有一徐姓小官。名叫光啟。也是當地的同業。約同到此買賣。小人見他有二三百金。現銀外。七八百兩絲貨。不因陟起歹意。想將他治死。得了錢財。與那婦人安居樂業。一路之間。雖有此意。只是未逢其便。這日路過治下六里墩地方。見該處行人尚少。因此投在孔家客店。晚間用酒將他灌醉。次日五鼓動身。彼時他還未醒。勉強催促他行。走出了鎮口。背後一刀。將他砍倒。正擬取他身邊銀兩。突來過路的車夫。瞥眼看見。說我攔街劫盜。當時就欲聲張。小人推恐驚動民居。也就上前。將他砍死。得了他的車輛。推着包裹物件。得路奔逃。誰知心下越走越怕。過了兩站路程。却巧遇了這趙萬全。說言藉他售貨。得了他幾百銀子。將車子與他推載。此皆小人一派。實供。小人情知罪重。只求大爺開恩。俯念我家有老母。狄公冷笑道。你還記念着家鄉。徐光啟難道沒有老小麼。說着。命刑房錄口供。入監羈禁。以便申詳上憲。當時書役將口供錄好。高聲誦念了一遍。命邵禮懷蓋了指印。收下監牢。狄公方要退堂。忽然衙前一片哭聲。許多婦女男幼。揪着二十四五歲的後生。由頭門喊起。直叫申冤。後面也跟着一行四五十歲的婦人。哭得更是悲苦。見狄公正坐堂。當時一齊跪下。案前各人哭訴。狄公不解其意。只得令趙萬全先行退去。然後向值日差言道。你問這干人為何而來。不許許多人單叫他原告。上來問話。其餘暫且退下。免得審聽不清。值日差領命。將一眾人推到班房外面。將狄公吩咐的話。說了一遍。當時有兩個原告。跟他進來。狄公向下一望。一乃是中年的婦人。一乃是白髮老者。兩人到了案前。左右分開跪下。狄公問道。汝兩人是何姓名。有什麼冤抑。前來扭控。只聽那婦人先來開口道。小婦人姓李

娘家王氏。丈夫名喚在工。是本地縣學增生。只因早年亡故。小婦人苦守柏舟。食貧茹苦。膝下只有一女。名喚黎姑。今年十有九。去歲經同邑史清來為聘於本地孝廉華國祥之子文俊。為妻前日。緣與吉日。甫許于歸。未及三朝。昨日忽然身死。小婦人得信。如同天哭一般。趕着前去觀望。那知我女兒渾身青腫。七孔流血。眼見身死不明。為他家謀害。可憐小婦人。只此一女。滿望半子收成。似此苦楚。求青天伸雪。呢說畢。放聲大哭。在堂下亂滾不止。狄公道。佳兒佳婦。本是人生樂事。為何娶媳三朝。即行謀害。還是汝等。翁姑凌虐。抑是汝家教不嚴。兒子做出這非禮之事。從是供來。本縣好前去登場相驗。狄公還未說畢。華國祥已是淚流滿面。說道。舉人乃詩禮之家。豈敢肆行凌虐。兒子文俊。雖未功名上達。也是應試的童生。而且新婚宴爾。夫婦和諧。何忍下此毒手。只因前日佳期。晚間兒媳交拜之後。那時正賓客盈堂。有許多少年親友。欲開新房。舉人因他們是取笑之事。不便過於相阻。誰知內中有一胡作實。乃是縣學生員。與小兒是同窓契友。平日最喜嬉戲。當時見兒媳有幾分姿色。生了妬忌之心。評脚論頭。鬧个不了。舉人見夜深更轉。恐誤了吉時。便請他們到書房飲酒。無奈舉人異口同聲。定欲在新房取鬧。後來有人轉圓。命新人飲酒三鐘。以此討饒。眾人俱已首肯。惟他執意不行。後來舉人笑斥他幾句。他就老羞變怒。說取鬧新房。金吾不禁。你這老頭。如此可惱。三朝內定叫你知我的利害。便了。舉人當時以為他是戲言。次日並復行請酒。執料他心地窄狹。懷恨前仇。不知怎樣將毒藥放在新房茶壺裡。昨晚文俊幸而未嘗飲。故而未嘗同疾。媳婦不知何時飲茶。服下毒藥。未及三鼓。便腹痛非常。登時合家起身看視。連忙請醫求救。約有四鼓。已一命嗚呼。可憐一如花似玉的美人。竟為這胡作實害死。舉人身列縉紳。遠道此禍。務求父台伸雪。說着也是痛哭不止。狄公聽他們各執一詞。乃道。據你兩造所言。這命案明是這胡作實孽禍。但此人不知可

曾逃過華國祥。這現已拉車來。在衙前伺候。狄公當時命帶胡作實到案。一舉傳命。早見儀門外。也是丁四十五歲的婦人。領着一介後生。哭喊連聲。到案跪下。狄公問道。你就是胡作實。麼。下面答道。生員正是。胡作實。狄公聽他這道。還虧你自稱生員。你既身列縉紳。豈不遵周公之禮。冠昏喪祭。事有定儀。為何越分而行。無禮取鬧。華文俊又與你同窓契友。夫婦乃人之大倫。為何見美生嫌。因嫌生妬。暗中遺害人。命關天。看你這一頓。也是辜負了。今日他滿道是控。本縣明察如神。汝當日為何起意。如何下毒。從速供來。本縣或可畧分言。情從輕擬罪。若謂你是蠻門。為恃為符。不能刑拷。問那就是自尋苦惱。不真說本縣也是科第出身。十載寒窗。作了這地方官。事無不肖。會娶之子。遇了這重大的案件。也有個國法人情。不容袒護。而且本縣是言出法隨的。嚴狄公說了一番。眾知胡作實如何回言。且看下回分解。武則天四大奇案。

第二十四

胡秀才戲言名禍

狄縣令度理審情

却說狄公。胡作實。一番命他從寬供來。只見他含淚回言。俯伏在地。口稱父台。暫息雷霆。查生員細察前日鬧房之事。雖有生員從中取笑。也不過少年豪氣。隨口笑言。那時請親友在他家中。不下有三四十人。生員見華國祥。獨不與旁人求免。惟向我一人攔阻。因恐當時便允。掃眾人之興。是以未曾答應。誰知忽然板長。而斥生員。因一時面面相覷。遭其駭斥。似乎難以為情。因此無意說了句戲言。救他三日。內防備不知借此為轉圜之話。而且次日華國祥復設酒相請。即有嫌隙。已言歸于好。豈肯為此不法之事。謀毒人命。生員身列士林。豈不知國法昭彰。疏而不漏。況家中現有老母妻兒。皆賴生員舌耕度日。何忍作此非禮之事。累及一家。如謂生員有妬忌之心。他人妻室。雖妬亦何濟於事。即使妬忌。應該謀占謀奪。方是不法的人。奸計斷不至將他毒死。若說生員不應嬉戲。越禮犯規。生員受責無辭。若以生員謀害

人命。生員寔是冤枉。求父台還要明察。說畢。那婦人直是叩頭呼冤。痛哭不已。狄公問他兩句。乃是胡作賓的母親自幼孀居。撫養這兒子成立。今因戲言。遭了這橫事。深怕在堂上受苦。因此回來求狄公體察。狄公聽了他三人言詞。心下狐疑不決。暗道。只華李兩家。見了兒女身成。自然是情急具控。惟是牽涉這胡作賓在內。說他因妬謀害。這事大有疑處。莫說從來關新房之人。斷無害新人性命之理。即以他為人論。那種風流儒雅。不是謀害人命的人。而且他方纔所稟的言詞。甚是入情人理。此事倒不可造次。該信供詞。停了一晌。乃問李王氏。道。你女兒出嫁。未及三朝。遽爾身死。雖雙身死不明。據華國祥所言。也非他家所害。若因關新房起見。胡作賓下毒傷人。這是何人為憑。本縣也不能聽一面之詞。信為定讞。汝等姑且退回。莫稟補詞。明日親臨相驗。那時方辨得真偽。胡作賓無端起衅。指為禍首。着發學看管。明日驗畢。再核李王氏。本是世家婦女。知道公門的規矩。理應驗後。拷供。當時與華國祥。退下堂來。乘轎回去。等明日相驗。惟有胡作賓的母親趙氏。見兒子發交縣學。不由一陣心酸。嗚咽大哭。無奈是本官吩咐的。直待望他走去。方才回家。預備臨場判白。這也不在話下。但說華國祥回家之後。知道相驗之時。聞人擁擠。只得含着眼淚。命人將廳堂及前後的物件。搬運一空。新房前面搭了蘆席。雖知房屋遭其損壞。無奈這案情重大。不得不如此辦法。所幸他尚是一榜人員。地方上差役不敢囉唆。當時忙了一夜。惟有他兒子見了這个美貌嬌妻。兩卷恩情。忽遭天故。直哭得死去活來。李王氏痛哭情深。也是前來痛哭。這一場禍事。真叫神鬼不安。到了次日。當坊地甲。先同值日差前來布置。在廳前設了公案。將屏門大開。以便在上房院落驗尸。好與公案相對。所有那動用物件。無不各式齊全。華國祥當時又請了一妥宴的親戚。備了一口棺木。以及裝殮的服飾。預備驗後收屍。各事辦畢。已到己正時候。只聽門外鑼聲响亮。知是狄公登場。華國祥趕急具了不冠。同兒子迎接出去。李王氏也就哭去。後堂狄公在福祠下轎。步入廳前。國祥

邀了坐下。家人獻上茶來。文俊上前。叩禮已畢。狄公知是他兒子。上下打量了一番。也是个讀書儒雅之士。心下寔是委決不下。只得向他問道。你妻子到京。甫經三天。你前晚是何時進房的。麼進房之時。他是若何模樣。隨後何以知茶壺有毒。他誤服身亡。文俊道。童生因喜期。請親前來拜賀。因奉家父之命。往各家走謝。一路回來。已是身子困倦。適值家中補請眾客。復命之後。不得不略與周旋。客散之後。已是時交二鼓。當即又至父母膝前。稍事定省。然後方至房中。彼時妻子正坐在床沿下面。見童生回來。特命伴姑倒了兩盞濃茶。彼此飲吃。童生因酒後已在書房同父母房中飲過。以至未曾入口。妻子即將那一盞吃下。然後入寢。不料時交三鼓。童生正要睡熟。聽他隱隱的呼痛。童生方擬他是積寒所致。誰知越痛越緊。叫喊不休。正欲命人請醫生到了。四鼓之時。已是魂歸地下。後來追本尋源。方知他腹痛的原由。乃是吃茶所致。隨將茶壺看視。已變成赤黑的顏色。豈非下毒所致。狄公道。照此說來。那胡作賓前日沙鬧之時。可曾進房。麼。文俊道。童生午前。即出門謝客。未能知悉。華國祥隨即說道。此人是午前與大眾進房的。狄公道。既是午前進房的。這茶壺設于何地。午後你媳婦可曾吃茶。麼。泡茶又是誰人。華國祥被狄公問了這兩句。一時反回答不來。直急得跌足哭道。舉人早知有這禍事。那時就各事留心了。且是新取的媳婦。這瑣屑事。也不便過問。那裡知道得清楚。提之這胡作賓。素來嬉戲。前日一天。也是時出時進的。他乃有心毒害。自然不為人看見了。而况他至二更時候。方與眾人回去。難保午後燈前。背人下毒。這事但求父台拷問他。自然招認了。狄公道。此事非比兒嬉。人命重案。豈敢擅一己偏見。深信不疑。即令胡作賓素來嬉戲。這兩日有伴姑在房。他亦豈能下手。這事恐另有別故。且請將伴姑交出。讓本縣問他。一問華國祥。見他代胡作賓辨駁。疑他有心袒護。不禁作急起來。說道。父台乃民之父母。居官食祿。理合為民伸冤。難道舉人有心毒害。這胡作賓不成。即如父台所言。不定是他毒害。還就此含糊了事。麼。舉人尚身在縉

紳出了這案尚且如此怠慢那百姓豈不是冤沈海底麼若照這樣平日也盡是虛名了秋公見他說起混話因他是苦家當時也不便發作只得說道本縣也不是不辦這案此時追尋正為代你媳婦伸冤的意思若聽你一面之詞將胡作實問抵設若他也是了冤枉又誰人代他伸這冤呢凡事俱有了解而且此時尚未問驗何以就如此焦急這伴姑本縣是要訊問的當時命差役入內提人華國祥被他一番番話也是無言可對只得聽他所為轉眼之間伴姑已伏俯在地秋公道你便是伴姑麼還是李府陪嫁過來還是此地年老僕婦連日新房裡面出入人多你為何不小心照應麼那人見秋公一派惡言厲聲的話嚇得戰戰兢兢低頭稟道老奴姓高娘家陳氏自幼蒙李夫人恩典叫留養在家作為婢女後來蒙恩發嫁與高起為妻歷來夫婦皆在李家為役近來因老夫人與老爺相繼物故夫人以小姐出嫁見老奴是了舊僕特命陪伴前來不意前晚即出了這禍事了小姐身死不明叩求太爺將胡作實拷問秋公初時疑或是伴姑作孽因他是帖身的用人又恐是華國祥嫌貧愛富另有別項情事命伴姑從中暗害故立意要提伴姑審問此時聽他所說乃是李家的舊人而且是他攜着火的小姐斷無忽然毒害之理心下反沒了主意只得向他問道你既由李府陪嫁過來這連日泡茶取水皆是汝一人照應的了臨晚那壺茶是何時泡的呢高陳氏道午後泡了一次上燈以後又泡了一次夜間所吃是第二次泡的秋公又道泡茶之後你可離房沒有那時書房曾開酒席伴姑道老奴就吃夜飯出來一次餘下並未出來那時書房酒席姑少爺同胡少爺也在那裡吃酒但是胡少爺認真此間忿忿而走且說下很言這毒藥半是他下的秋公道據你說來也不過是疑猜的意思但問你午後所泡的一壺可有人吃麼伴姑想了一會也是記憶不清秋公只得入內相驗尸骸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武則天四大奇案卷之三

第二十一回 善言開導免驗屍骸 二審口供升堂訊問

却說秋公聽了伴姑高陳氏之言更是委決不下向華國祥說道據汝眾人之言皆是獨拔己見茶是燈後泡的其時胡作實又在書房飲酒伴姑除喫晚飯又未出來不能新人自下毒物不然即要在伴姑身上追尋了午後有無人進房他又記憶不清這案何能臆斷且待本縣勘驗之後再為審斷罷說着起身到裏面此時李王氏以及華家大小眷口無不哭聲震耳說好个溫柔美貌的新娘忽然遭此慘變秋公來至上房院落先命女眷暫避一避在各處看視一遭然後與華國祥走到房內見箱籠物件俱已搬去惟有那把茶壺並一個紅漆筒子放在一張四扇漆桌子上許多僕婦在床前看守秋公問道這茶壺可是本在這桌上的麼你們取了碗來待本縣試他一試說着當差的早已遞過一個茶盞秋公親自取在手裏將壺內的茶倒了一盞果見顏色與眾不同紫黑色如同那糖水相似一陣陣還放出那派腥氣秋公看了一回命人喚了一隻狗來復着人放了些食物在內將他潑在地下那狗也是送死低頭鳴了一兩聲一氣噴下霎時之間亂咬亂叫約有頓飯時節那狗已一命嗚呼秋公更是詫異先命差役上了封標以免閑人誤食隨即走到床前看視一遍只見死者口內漫漫的流血渾身上下青腫非常知是毒氣無疑轉身到院落點下命人將李王氏帶到堂前與他說道此人身死是中毒無疑但汝等男女兩家皆是看門弟今日遭了這事已是不幸之幸既具控請本縣究辦斷無不來相驗之理但是汝等男女同毒身亡已非意料所及若再翻尸尋屍必致難安或者因更覺含冤生者亦關體面本縣愚見莫如以中身身亡定案俟後審出正犯即以此作抵免得此時翻屍相驗此乃本縣憐惜之意特地命汝兩造前來說明緣故若不認或有喫苦便具免驗結案以便日後返悔華國祥還未開言李王氏向秋公哭道青

天老爺小婦人只此一女。因他身死不明。故兩據情報控。既老爺如此定案。免得他死後受苦。小婦人情願免驗了。華文俊見岳母如此。總因夫婦情深。不忍他遭眾人擺布。也就向國祥說道。父親且充了這事。罷孩兒見媳婦死得太慘。難得老父臺成全其事。以中毒定案。此時且依他收殮。華國祥見兒子與死鬼的母親。皆如此說。也不肯過事苛求。只得退下。同李王氏具了免驗的甘結。然後與狄公道。父臺令舉人免驗。雖是顧惜體面之意。但兒媳中毒身死。此事眾目所見。惟求父臺總要拷問這胡作賓。照例懲辦。若以蓋棺之後。具有甘結。一味收殮。那時老父臺反為不美了。狄公點點頭。將結取過。命刑役皂隸退出。後堂心下實是躊躇。一時不便回去。坐在上房。專看他們出去之時。有什麼動靜。此時裡外自然鬧了不清。僕眾親朋。俱在那裡辦事。所幸棺木一切。昨日俱已辦齊。李王氏與華文俊。自然痛入酸腸。淚流不止。狄公等外面棺木設好。欲代死者穿衣。他也隨着眾人。來到房內。但問床前一陣陣腥氣。吹入腦髓。心下直是悟不出。了理來。暗道。古來奇案甚多。即便中毒所致。這茶壺之內。無非被那死屍信石。服在腹中。雖然七孔流血。立時斃命。何以有這腥穢之氣。你看他屍身。雖然青腫。皮膚却未破爛。而且胸前膨脹。如瓜。顯見另有別故。莫非床下有什麼毒物麼。一人暗自揣度。忽有一人喊道。不好了。怎麼成了兩日腹中。還是掀動。莫非作怪麼。說着。登時跑下床來。嚇得顏色都變了。觀看那些人。見他如此說。須大着胆子。到他那地方觀看。復又沒有動靜。以致眾人俱說他疑心。當時七上八下。趕將衣服穿齊。只聽陰陽生招呼人。眾人一擁下床。將屍身升起。拈出臨關入殮。惟有狄公等人。眾出去之後。自己走到床前。細細觀看。一回復又在地下照了一照。但見有許血水點子。裡面帶着些黑絲。好像活動的樣子。狄公看。在眼內。出了後堂。在廳前坐下。心下想道。此事定非胡作賓所為。內中必有奇怪的事件。華國祥雖一口咬定。不肯放鬆。若不如此辦法。他必不能依斷。主意想定。却好收殮已畢。狄公命人將華國祥請出。說道。此事

似在可疑。本縣斷無不辦之理。胡作賓雖是了被告。高陳氏乃是伴姑。也不能置身事外。請即交出一齊歸案訊辦。以昭公允。若一味在胡作賓身上苛求。豈不致招物議。本縣斷不刻待尊僕。便了華國祥見他如此說法。總因他是地方的父母官。案件要聽他判斷。只得命高陳氏出來當堂申辨。狄公隨即起身乘轎回衙。此時惟胡作賓的母親。感激萬分。知道狄公另有一番美意。暗中買屬差役。傳信與他兒子。不在話下。單說狄公回到署中。也不升堂理件。但傳命將高陳氏交官媒看管。其餘案件。全行不問。一連數日。皆是如此。華國祥這日發急起來。向着他兒子怨道。此事皆是汝這畜生誤事。你岳母答應免驗。他乃是了女流。不知公事的利弊。從來做官的人。皆是有事為是。只求將他自己脚步踏穩。別人的冤抑。他便不問了。前日你定要請我免驗。你看這狗官。至今未曾發落。他所恃者。我們已具了甘結。雖然中毒是真。那胡作賓毒害。是無憑無據。他就借此遲延。意在袒護那狗頭。豈不是為你所誤。我今日倒要前去催審。看他如何對我。不然。這上控的狀子。是免不了的。說着。命人帶了冠帶。徑向昌平縣而來。你道狄公為何不將此事審問。奈他是了好官。從不肯誣害平人。他看定這事。非胡作賓所為。也非高陳氏陷害。雖然知道這緣故。只是思不出个原由。毒物是何時下入。因此不便發落。這日午後。正與馬崇將趙萬全送走。給了他一百銀路費。說他心地明直。於部禮懷這案。勇於為力。趙萬全稱謝一番。將銀兩登還。分手而去。然後向馬崇說道。六里墩那案。本縣起初就知易辦。但須將姓邵的緝獲。就可斷結。惟是畢順驗不出傷痕。自己已經檢舉。那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華國祥媳婦。又出了這件疑案。若要注意。在胡作賓身上。未免於心不忍。前日你在他家。也曾看見各樣案情。皆是不能擬定。雖將高陳氏帶來。也不過是阻飾。華國祥惟案的意思。你手下辦的。案件。已是不少。可幫着本縣想想。再訪鄰封地方。有什麼好手。作役。前去問他。或者得點眉目。兩人正在書房議論。執帖上進。來回。道。華舉人現在堂上。要面見太爺。問太爺那案子。是如何

辦法。秋公道本縣知他必要來催審。汝且出去請會一面。招呼大門伺候。那人答應退去。頃刻之間。果見華國祥衣冠齊整。走了進來。秋公只得迎出書房。分賓主坐下。華國祥開言問道。前日蒙父臺將女僕帶來。這數日之間。想必這案情判白了。究竟誰人下毒。請父臺示下。感激非淺。秋公答道。本縣於此事思之已久。因一時未得其由。故未率爾審問。今尊駕來得甚巧。且請稍坐。待本縣究問如何。說着。外堂已伺候齊備。秋公隨即更衣升堂。問案。先命將胡作賓帶來。原差答應一聲。到了堂口。將他傳入。胡作賓在案前跪下。秋公道。華文俊之妻。本縣已登場驗畢。頭條中。毒身亡。眾口一詞。皆謂汝一人毒害。你且從實招來。這毒物是何時下。入胡作賓道。生員前日已經申明。嬉戲則有之。毒害實是冤枉。使生員從何招起。秋公道。汝也不必抵賴。現有他家伴姑為証。當日請酒之時。華文俊出門謝客。你與眾人時常出入新房。乘隙將毒投下。汝還巧言辨賴。胡作賓聽畢。忙道。父臺的明見。既他說與眾人時常出入。顯見非生員一人進房。既非一人進房。則眾目昭彰。又從何時乘隙。即便是生員下。則一日之中。為時甚久。豈無一人向茶壺倒茶。何以別人皆未身死。獨新人喫下。就有毒物。此茶是何人倒給。何時所泡。求父臺尋這根底。生員雖不明指其人。但伴姑責有攸歸。除親朋進房外。家中婦女僕婢。豈無一人進去。不在這上面追問。難將生員詳革。用刑拷死。也是無口供招認。求父臺明察。不知秋公如何辦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想案情益然醒悟 聽啞語細察行跡

却說秋公聽胡作賓一番申辨。故意怒道。你這無恥劣生。自己心地不良。釀成人命。已是情法難容。到了這嚇嚇公堂。便當據實陳詞。好好的供說。何故又牽涉他人。冀圖開脫。可知本縣是明見萬里的官員。豈容你巧言置辨。若再游詞抵賴。國法具在。便借夏楚施威了。胡作賓聽了這話。不禁叩頭稟道。生員實是冤枉。父臺如不將華家女僕提案。雖將生員治死。這事也不能明白。且從來審案。斷無偏聽一面的道理。

若華國祥抗不遵提。其中顯有別故。還求父臺三思。秋公聽罷。向他喊道。胡作賓。本縣見你是了縣學生。員。不忍苦苦的刻責。會如此巧辨。不將他女僕提案。諒你心也不甘。隨即命人提高陳氏。兩邊威武。一聲早將伴姑提到在案前跪下。秋公言道。本縣據你家主所控。實係胡作賓毒害人命。奈他矢口不認。汝且將此前日如何在新房取鬧。何時乘隙下毒。一一供與他對質。高陳氏道。喜期吉日。那晚開所鬧之宴。家主已聲明在先。總因家主面斥惡言。以致他心懷不善。臨走之時。令我等三日之內。小心防備。當時尚以為戲言。誰知次日前來。乘閒便下了毒物。約計其時。總在上燈前後。那時裡外正擺酒席。老奴雖在房中。昏黃之際。也辨不出來。而且出入的人又多。即以他一人來往。由午前至午後。已不下數次。多半那時借倒茶為名。乘此放下。只求青天。先將他功名詳革。用刑拷問。那就不怕他不供認了。秋公還未開言。胡作賓向他辯道。你這老狗才。豈非信石雌黃。害我性命。前日新房取鬧。也非我一人之事。只因你家老爺獨向我申斥。故說了一句戲言。關顧面目。以便好出來回去。豈能便以此為憑。証若說我在上燈前後。倒去上燈前後。正你公子謝客回家之時。連他皆未至上房。與大眾在書房飲酒。這豈不是無中生有。有意害人。而況那時離睡。覺尚遠。彼時豈無別人倒茶。何以他人不灰。單是你家小姐身死。此必是汝等平時嫌小姐夫人刻薄。或心頭不遂。因此下這毒手。害他性命。一則報了前仇。二則想趁倉猝之時。據掠些財物。不然。即是華家父子。通同謀害。以便另娶高門。這事無論如何。皆不關我事。汝且想來。由午前與眾人進房去後。汝既是陪嫁的伴姑。自必不離他左右。曾見我後進房去過。麻高陳氏被他這一番辯駁。回想那日。寔未留意。不知那毒物從何時而來。況且晚間。那壺茶既自己去泡。想來心下。實是害怕。到了此時。難以強詞辨白。全推倒在胡作賓身上。無奈為他這番窮辨。又見秋公那樣威嚴。一時惧怯。說不出來。秋

公見了這樣乃道汝說胡作賓午後進房他並未曾進去而且先前所供汝出外喫晚飯時胡作賓正與你家少爺在書房飲酒你家老爺也說他是午前進房據此看來這顯非他所幹汝既是多年的僕婦便該各事留心而且那壺茶是汝自己所泡豈能誣賴於他本縣度理準情此案皆汝所幹若不從實招出定用大刑伺候高陳氏見了這樣嚇得戰戰兢兢叩頭不止說道青天老爺息怒老奴何敢生此壞心有負奉家老夫人大德且而這小姐是老奴攜帶長大何忍一朝下此毒手這事總要求太爺究尋根底狄公聽畢心下想道這案甚是奇怪他兩造如此供說連本縣皆為他迷惑一丁是儒雅書生一丁是多年的老僕斷無為害之理此案不能判結還算什麼民之父母照此看來只好在這茶壺上面追究了一人坐在堂上寂靜無聲思想不出个道理忽然值堂的家入送上一碗茶來因他審案的時候已久恐他口中作渴狄公見他獻上當將蓋子掀開只見上面有幾點黑灰浮於茶上狄公向那人道汝等何以如此粗心茶房獻茶也不令用潔淨水烹飲這上面許多黑灰是那裏而來那人趕着回道此事與茶夫無涉小人在旁邊看見正泡茶時那檐口屋上忽飄下一塊灰塵落於裡面以致未能清楚狄公聽了這話猛然醒悟向着高陳氏說道汝說那壺茶是汝所泡這茶水還是在外面茶坊內買來還是在家中烹燒的呢高陳氏道華老爺因連日喜事眾客紛紛恐外面買水不能應用自那日喜事起皆是在家中烹燒的狄公道既是自家燒可是你燒的麼高陳氏道老奴是用的規成開水另有別人專管此事狄公又道汝既未燒這燒水地方是在何處呢高陳氏道在廚房下首閣屋內狄公一一聽畢向看下面說道此案本縣已知道了汝兩人權且退下分別看管候本縣明日揭明此案再行釋放當時起身退入後堂此時華國祥在後面聽他審問在先見他專代胡作賓說話恨不得挺身到堂向他辱罵一連只因是國家的法堂不敢造次此時又聽他假意沈吟分不出个皂白忽然令兩造退去心下更是不悅見狄公進來怒顏

問道父臺從來聽案就如此審事的麼不敢用刑拷問何以連申訴駁詰皆不肯開口呢照此看來到明年此日也不能斷个明白不知這裏州府衙門未曾封閉天外有天到那時莫怪舉人越控說着大氣不止即要起身出去狄公見了笑道尊府之事本縣現已明白且請少安毋躁明日午後定在尊府分个明白此乃本縣分內之事何勞上憲控告若明日不能明白那時不必尊駕上控本縣自己地無顏做這官事此時且請回去罷華國祥聽他如此說來也是疑信參半只得答道非是舉人如此焦急實因案出多日死者含冤於心不忍既老父臺看出端倪明日便在家拱候了說着起身告辭回轉家內這裡狄公來至書房馬榮向前問道太爺今日升堂何以定說明日判結狄公道凡事無非是了理字你看胡作賓那人可是了害人的奸匪麼無非是少年豪氣一味嬉戲誤說了那句戲言却巧次日生出這件禍事便一口咬定於他若本縣再附和隨聲詳章拷問他乃是世家子弟現在遭了此事母子兩人已是痛苦非常若竟深信不疑令他供認那時不等本縣究辦他母子必尋短見豈非此案未結又出一冤枉案件至於高陳氏聽他那个言語這李家乃是他的恩人更不忍為害所以本縣這數日思前想後尋不出這案的原由故此不肯升堂今日華國祥來催審本縣也只得敷衍其事總知道這茶壺為害不料茶房獻茶與本縣上面有許多浮灰乃是屋上落下他家那燒茶的地方却在廚下閣屋裡面如此這般的推求這案豈不可明白麼馬榮聽畢說道太爺的神察真是無微不至但是如此追求若再不能斷結則案情比那皇華鎮畢順的事更難辦了正說之間洪亮與陶幹也由外面進來向狄公請安已畢旁立一邊狄公問道汝等已去有多日究竟看出什麼破綻早晚查訪如何洪亮道小人奉命之後日間在何處那裡居住每至定更之時以及五更時節即到畢家巷口訪察一連數日皆無形影昨晚小人着急與陶幹兩人施了夜行的工夫躡在那屋上細聽但聞周氏先在外面向着婆婆叫罵了一回抱怨他將太爺帶至家中醫

病小人以為是他的債。後來那啞子忽然在房中叫了一聲。周氏聽了罵道：「小賤貨，又造反了！老鼠打降有什麼大驚小怪，說着只聽撲咚一聲，將房門闖起。當時小人就有點疑惑，他女兒雖是啞子，不能見老鼠就會叫喊起來。小人只得伏於屋上細聽，好象裡面有男人聲音，欲想下去，又未明見進出的地方，不敢造次。後來要幹將屋瓦揭去，望下細看，又不見什麼形跡。因此小人回來稟明太爺，請太爺示下。秋公聽畢問道：「何堪這連日查訪那姓徐的，想已清楚他家左近可有這姓麼？」不知洪亮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訪兇人聞聲報信 見毒蛇開釋無辜

却說洪亮見秋公問何堪這連日訪查那姓徐的，可有下落。洪亮道：「何堪俱已訪竣了，皆是本地的良民。雖管下有十五六家姓徐，離鎮的倒有大半，其餘不是年老之人在鎮上開張店面，便是些小孩子與這案皆牽涉不來，是以未曾具稟。」秋公道：「據汝兩人意見，現今若何辦法？」洪亮道：「小人雖聽有聲音，因不見進出的所在，是以未敢冒失下去。此時稟明太爺，欲想在那鄰居家居披緝技緝，因畢家那後牆與問驛的人家公共的，或北牆內有什麼緣故，這人家小人已訪明，雖在鄉村居住，却是本地有名人家。姓湯得忠，他父親曾作過江西萬載縣自己也是了落第舉子，目下在家課讀。小人見他是了紳衿，不敢冒昧前去。秋公聽了，想道：「這事也未必的確，這牆豈是出入的地方？」當時也不開口，想了一會，復又問道：「你說這牆是公共之牆，還是在他床後，還是在兩邊呢？」洪亮道：「小人當時掀屋細看，因兩邊全是空空的，只有床後靠着那牆，却為床帳遮蓋，看不清楚。除却在這上面推求，再無別項破綻。」秋公拍案叫道：「此事得子，你且持我名帖，趁今晚到皇華鎮上，明早同何堪到這湯家，說我國地方上公事，請湯舉人前來相商。看他是何形景，僅明晚前來回稟。」本縣明早到華家辦那命案。洪亮答應下來，當時領了名帖轉身退去。

不在話下。次日一早，秋公清衣小帽，帶了兩名值日差，並馬榮喬泰步行至華國祥家內。一徑來至廳前，彼時華國祥正命人在廳前打掃，見縣官已進裡面，只得避入座。命人取自己冠帶。秋公道：「本縣尚不拘形跡，尊駕何必勞動？但是令媳之事，今日總可分明，且請命那燒茶的僕婦前來，本縣有話動問。」華國祥不解何意，見他絕早而來，不便相阻，只得將那人喚出。秋公見是一年十八九歲的丫頭，走到面前，叩頭跪下。秋公道：「這也不是公堂，無須如此。」汝叫什麼名字？向來是專管燒茶麼？」那丫頭道：「小女子名喚彩姑，向來伏伺夫人。只因近日娶小奶奶，便命專司茶水。」秋公道：「那日高陳氏午後倒茶，你可在廚房裡麼？」彩姑道：「正在那裡燒水，後來上燈時節，因回上房有事，高奶奶來了去泡茶，却未看見這小女子。有事之後，回轉那裡，爐內茶水已發在地下，詢問起來，方知高奶奶泡茶之時，爐子已沒有開水，他將爐子取下，放在檐口，復行添炭着火，燒了一壺開水，只用了一半。那一半，正搬到院落添加冷水，不意左腳絆了一交，以致將水潑於地下。隨後小女子進來，另行添好。他方走去。此是那日泡茶的原委。」別項事件，小女子一概不知。秋公聽畢，隨命馬榮回衙，將高陳氏帶來。馬榮領命而去。不多一會，將人帶到秋公大聲喝道：「汝這狗頭，如此狡滑，前日當堂口供，說那日向晚泡茶，取的是現成開水。今日彩姑供說，乃是汝將火爐移在檐口，將水燒開，只倒了一半，那水又在檐口潑去，顯見汝所供不寔。汝尚有何辨？」高陳氏被這番駁斥，嚇得叩頭不止，但說求太爺恩與。老奴因在堂上懼怕，一時心亂，胡口所供，以免太爺復問。其寔老奴無別項緣故。秋公怒道：「可知你只圖一時狡滑，你那小姐的冤枉，為你耽擱了許多時日了。若非本縣明白，豈不又冤誣那胡作賓，早能如此實供，何致令本縣費心思慮？這想不出了緣故。此時暫緩掌類，俟這案明白，定行責罰。」當時起身向華國祥道：「本縣且同尊駕到廚房一行，以便令人辦事。」華國祥到了此時，也只得隨他而去。當時秋公到了裡面，見朝東三間正屋，是鍋灶的所在，南北兩邊，共是四個



廂房狄公問彩姑道。汝等那日燒茶。可是在這朝北廂房裡麼。彩姑道。正是這廂房。現在泥爐子還在裡面呢。狄公走進裡面。果然不錯。但見那廚房的房屋。古舊不堪。瓦木已多半朽壞。隨向高陳氏問道。汝那晚將火爐子移在何處。高陳氏向前指道。便在這青石上面。狄公依着他指點的所在。細心向檐口望去。只見那樣子已突下半截。瓦檐俱已破損。隨向高陳氏說。汝前所供不實。本應掌汝兩頰。姑念汝年老昏愴。罰汝了在這原處燒一天開水。以便本縣在此飲茶。華國祥見狄公看了一會。也說不出什麼道理。此時忽然命高陳氏燒茶。實不是審案的道理。不禁暗怒起來。向着狄公說道。又臺到此。踏勘理應預備茶點。若等這老狗才燒水。恐已遲遲不及。既他所供不實。理合帶回嚴懲。以便水落石出。若這樣胡鬧。豈不反成戲謔麼。狄公冷笑道。在尊駕看來。若似戲謔。可知本縣正要在這上尋究此事。自有本縣專主尊駕且勿多言。隨即命人取了兩張桌椅。在廚房內坐下。與那些廚子僕婦。混說些閑話。俾一會。便催高陳氏添火。或而掀扇。或而倒茶。鬧了不一。及至將水燒開。泡了茶來。他又不喫。如此有十數次。光景。高陳氏正在那裡撇火。忽然檐口落下幾點碎泥。在他頸項裡面。趕緊用手在上面拂去。狄公已早經看見。隨即喊道。汝且過來。高陳氏見他叫喚。也只得走過。到了他面前。狄公道。汝且在此稍等一等。那害你小姐的毒物。頃刻便見了。高陳氏直是不敢開口。華國祥更不以為然。起身反向上房而去。狄公也不阻他。坐在那椅上。兩眼直望着檐口。又過了有盞茶時。果然見那落泥的地方。露出一線紅光。閃閃的在那檐口。或出或現。但不知是什麼物件。狄公心下已是大喜。趕着向馬崇道。你們可看見麼。馬崇道。看是看見了。還是就趁此取出。如何。狄公忙道。且勿動手。既有這物件。先將他家主人請來。一同觀看。究竟那毒物是怎樣。下人方令他信服。從來本縣斷案。不肯寬屈於人。若不徹底根究。豈得謂民之父母。當時彩姑見了這樣。趕着跑上上房。報於華國祥知道。裡面眾人一聽。真是意外之事。無不驚服狄公的神明。華國祥

也隨即出來觀看。狄公道。這案庶可明白了。且請稍坐片刻。看這物究竟怎樣。當時華國祥抬頭細觀。但見火爐一股熱烟冲入上面。那各紅光被烟抽得蠕蠕欲動。忽然伸出一個蛇頭。四下觀望。口中流着濃涎。僅對爐內滴下。那蛇見有人在此。頃刻又縮進裡面。此時眾人無不凝神屏氣。嚇得口不敢開。狄公自華國祥道。原來令媳是為這毒物所傷。這是尊駕親自所睹。非是本縣袒護胡作賓了。尊處房屋既壞。應久不修。已至生此毒蛇。不如趁此將他折毀。說着。命那些閑雜人等。一概走開。令馬崇與值日差。以及華家打雜的人。各執器具。先擁入屋內。將檐口所有的樣子。搗下。只見上面响了一聲。有一尺多長的火赤煉。蹣入院落裡面。欲想逃走。早被馬崇看見。正欲上前去捉。喬泰早取了一把火叉。對定那蛇頭打了一下。那蛇登時不得走動。復又一入。將他打死。眾人還恐裡面仍有小蛇。一齊上前。把那一間房屋折毀了。乾淨。狄公命人將蛇帶着。到了廳前。此時裡面得信。早將李王氏接來。狄公坐下。向華國祥言道。此案本縣初來相驗。便知令媳非人毒害。無論胡作賓是。儒雅書生。斷不致幹這非禮之事。惟進房之時。聞有一派駭腥氣。那時便好生疑惑。後來臨驗之時。又有人說他肚內掀動。本縣思想用毒害人。無非是砒霜信石。即便服下。但七竅流血而已。豈有腥穢的氣味。因此未敢遽斷。日來思慮萬分。密訊高陳氏的口供。他但說茶是自己所泡。泡茶之後。胡作賓又來進房。除他吃晚飯出來。其餘又未離原處。又未見別人進去。難道新人自己毒害。今日聽彩姑之言。這明是當日高陳氏燒茶之時。在檐口添火。那烟冲入上面。蛇涎滴下。其時他未看見。便將開水倒入茶壺。其餘一半。却巧為他潑去。以致未害別人。緣原禍端。仍是高陳氏自不小心。以至令媳誤服其毒。理應將他治罪。惟是他事出無心。老年可憫。且從輕辦理。令媳無端身死。亦屬天命使然。仍請尊駕延請高僧。誦經懺悔。超度亡魂。胡作賓無辜受屈。本應釋放。奈他嬉戲性成。殊非士林的正品。着發學戒。飭以警下次。說畢。又向李王氏道。你女兒身死的原由。今已明白。本縣如

此斷結汝等可服麼。李王氏哭道：「照此看來，却是誤毒所致。這皆是我女兒命苦。太爺如此訊結，也是秉公而論。還有何說呢？」秋公見他應允，當即命眾人具結銷案。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探消息假言請客 為盜賊大意驚人

却說秋公見眾人應允，命他們具結銷案。華國祥自無話說。惟有李王氏見那各毒蛇，在秋公面前不禁放聲大哭。秋公又命人用火將蛇燒灰，以作治罪。就此一來，已是午後。當即起身回衙，將胡作賓由學內提來，申斥一番。令他下次務要誠實，謹言，免召外禍。此時胡作賓母子，自是感激萬分。申竟活命。在堂上叩頭不止。秋公發落已畢，退入後堂。且說洪亮昨日領了名片，趕至皇華鎮，與何壇說明緣故。次日一早，便來至湯家門首。先命何壇進去。向裡面問道：「湯先生在家麼？」裡面見有人詢問，出來一個老頭兒，答道：「你是那裡來的？問我家先生何幹？」何壇笑道：「原來是朱老爹地方上的公食人，皆不認得了。那人將何壇一望，也就笑道：「你問他何事？現在還未起身呢。」何壇聽說了這句，轉身向洪亮丟了个眼色。兩人信步到了裡面。在書房門口站定。洪亮向何壇道：「你辦事何以這懈怠？既然湯先生在家，現在何處睡覺？好請他起來講話。」那老人家見洪亮是公門口的打扮，趕着問道：「你這公差，有何話說？可告知我，進去通知他。」何壇答道：「他是秋太爺差來，現有名片在此。因地方上事請你家先生進衙相商，不能有緩。」那老人在洪亮手內將名片接過，進了書房，穿過一个小小的天井，朝南正宅三間兩廂。此時何壇也跟那人到了裡面。心下想道：「如他住在這上首房內，便是畢家那牆相連了。正想之間，忽見那人走到下首房間，何壇心下好不自在，暗道：「這个想頭又完了。人尚不在房內居住，牆上還有何說？」一人暗暗的說話，忽然上首房內出來一人，年約二十五六，生得眉清目秀，一表非凡，好个極美的男子。見老人家一進來，趕着問道：「是誰來請先生？」老人道：「這事也奇怪，我們先生雖是个舉子，平日除在家課讀，外面的事一概不言，不知縣裡

秋太爺為着何事，命人前來請他。說地方上有公事，與他商量。你看這不是奇怪麼？怕的他也未必前去。那少年人聽他說秋太爺不禁面色一變，神情慌張，說道：「你何不回却他，說先生不與外事便了。為何將人帶入裡面？」何壇聽了這話，將那人復上下一望，却巧這人的房間，便在畢家牆後，心下甚是疑惑。趕着接話問道：「你公子尊姓，可是在此住館的？」應：「我們太爺，非為別事，因有一處善舉，沒有人辦，訪問這湯先生，是个用心君子，故命差人持片來請，說着見老人已走到房內，高聲喊了兩聲，只聽裡面那人醒來問道：「我昨日一夜代眾學生清理積課，直至天明方睡。你難道未曾知道？」何故此時便來叫喊？」只聽老者回道：「非是我等不知，因縣秋太爺差人來請，現有公差立等回話。」湯得忠道：「你為什麼不代我回報他？此時且去將我名帖取來，向來人傳說，拜上他，貴上太爺，說我是牖下書生，閉戶讀書，不與外事，雖屬善舉，地方上紳士甚多，請他轉請別人罷。」老人得了這話，只得出來對何壇回復了一遍。當時洪亮在書房已早聽見見何壇出來，說道：「湯先生不肯進城，在我看來，惟有回去稟知太爺，請太爺自己前來罷。」此事還不可懈怠，莫要誤事方好。你此時照原話，趕着進城去罷。」說着，兩人出了大門。那老者將門關上，彼此到了街上。何壇向洪亮說道：「你可看見那人沒有？」洪亮道：「這事也是徒然。湯得忠是在那邊房間居住，有什麼看見何壇道：「你還不知呢。這這房內有人同老者說話，你未聽見麼？」是了少年男子，見我們說，趕着差來，他必到別處去了。你此時可趕速回城稟明太爺，請太爺自己前來，姑作拜湯先生的話，說到了裡面，借語問話，再為察看。我此時便在這左近等候，看他可出來與否。順便打聽他姓甚名誰，彼此計議停當，已是辰牌時候。洪亮隨即來至城中，將方纔的話稟了秋公。秋公心下甚是歡喜。當時傳齊皂役，帶同馬榮、喬泰、陶幹三人，乘輪而來，一路之上，不敢怠慢，到了上燈時分，方至鎮上。先命馬榮仍在從前那个客廳

內住下。所有衙役皆不許出去。走露風聲。說本縣到此。各店主人。也是如此。吩咐眾人。自領命而行。當時將行李卸。淨面用茶。飲食已畢。狄公向馬榮道。你們四人。今夜分班前去。洪亮同汝在畢家屋上等候。若有動靜。便喊拿賊。看他下面如何。喬泰同陶幹在湯家門前守候。若有人夜半出來。便將他獲住。本縣此時不去。正恐夜晚辦事不成。令兇人走去。四人領命下來。各自前去不提。且說馬榮與洪亮兩人。出了店門。洪亮道。我近來為這事。喫了許多辛苦。方有這點眉目。今夜若再不破案。隨後更難辦了。我想你這身本事。何事不可行得。現有一計在此。不知你肯行不肯。馬榮道。我皆是為一人辦事。只要能做何處。不去。你且說與我聽。洪亮道。湯家那令後生。實是令人可疑。恐他識破機關。一連數日。安分守己。不與那周氏來往。我們雖在屋上再聽數日。也不能下去。真妙。你扮作竊賊。由房上躡入他裡面。在他房中偷看動靜。是不比外面較有把握。恐你早經洗手。不幹此事。現今請你做這買賣。怕你見怪。故爾不便說出。你意下究竟若何。馬榮笑道。我道何事。此計甚是高明。今夜便去如何。說着兩人到了何堪家內。坐談了一會。約有二鼓之後。街上行人已靜。馬榮命洪亮。在畢家巷口等候。自己一人。先到了湯家門口。脫去外衫。躡身上屋。順着那屋脊。過了書房。將身倒挂在檐口。直向裡面觀望。見書房燈光。明亮。當中坐着一人。四十上下的先生。兩邊有五六個門徒。在那裡講說。馬榮暗道。這樣豈是了提案的地方。我且到後進住宅內。再照一照。照畢。運動蛇行法。轉過小院。挨着牆頭。到了朝南的屋上。舉頭見畢家那邊。也伏着一人。猛然喫了一驚。再定神一看。却是洪亮。兩人打了一個暗哨。馬榮依舊伏在檐口。見上首房內。也有一盞燈。裡面果然有二十餘歲的後生。面貌與洪亮所說一點不錯。但見那人不言不語。一人坐在那椅子上。若有所思的神情。停了一會。起身向書房內望了一望。然後又望望牆屋。好像一人言語的神情。馬榮正然偷看。忽聽前面格扇一响。出來一人。向房內喊道。徐師兄。先生有話問你。馬榮在上面聽見。一

徐字心下。好不歡喜。趕即將身軀收轉。在檐瓦上面伏定。但聽那少年也就應了一聲。低低說道。偏生今日亂喊亂叫的說着。出了房門。到書房而去。馬榮見他已去。知這房內無人。趕着用了个蝴蝶穿花形勢。由檐口飛身下來。到了院落。由院落直躡到正宅中間。四下一望。見有一个老者。伏在桌上打盹。馬榮趁此到了房內。先將那張燈吹熄。然後順着牆壁細聽了一回。直是沒有响動。心下委決不下。復用指頭敲了一陣。那聲音也是着實的樣子。一人着急起來。將身一橫。走到那張客床前面。將帳幔掀起。攢身到了床下。兩脚在地下蹬了兩下。却是个空洞的聲音。馬榮道。分明是這地下的。當將手在地下摸了一摸。却是一踏。行。越過有當中的兩塊。與眾不同。因在黑暗之中。瞧不清楚。只得將兩手在地下摸了一摸。却是一踏。行。陽絕無一點高下。心下想道。就要將這方磚取起。下面的門路。方可知道他這樣牢固。教我如何想法。正在為難之際。兩手一摸。忽然一條繩子。繫於床柱子上。馬榮以為他扣着什麼鐵器。以便捐那方磚。當時以為得計。順手將繩子一拖。只聽咣啦一聲。早將床帳倒了下來。馬榮這一驚不小。正想逃走。書房裡面早來數人。高喊有賊。走到院落。忽見燈光已滅。眾人恐有暗算。不敢進去。惟有那少年。格外着急。趕着將老者叫醒。去點燈火。馬榮已趁此時。躡到外面。望上一蹤。到了屋上。眾人雖然看見。只是叫喊絕無一人。上前捉拿。馬榮此時。見已脫身。索性也不回去。伏在瓦上。聽下面動靜。不知那少年如何進房。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以假弄真何堪捉賊 依計行事馬榮擒人

却說馬榮在屋上。聽下面的動靜。只聽那少年跑到書房。忙忙點了个燭台。轉身到了正宅。向着那老者。喊道。你也不是外人。有賊由你。而前走過一點。也不知道。難道睡死過去。那老者被他罵了兩句。直是不敢開口。眾人擁進房中。惟聽那少年走到床前。高聲說道。這瘟賊。也不過將床帳倒下。我道你偷取不

計外。還見什麼要緊的地方。呢。眾人說道。你物件未曾偷去。已是幸事。還說什麼戲謔話。現在先生尚在書房。嚇得不敢出來。我們且去告知他一聲。說着。大眾在裡面照了一番。又回書房而去。馬榮在屋上聽得清楚。隨即心生一計。扒過牆頭。招呼洪亮。兩人躡身下去。來至何墳家內。三人一齊到了客廳。將以上的話。稟明了狄公。如此如此。議論了一會。狄公心下大喜。隨命何墳依計而去。三人復行到了湯家門口。何墳敲門。喊道。朱老爹。快來開門。你家可是鬧賊麼。現在已被我們捉住。遠來幫我。細他裡面聽了這話。正是賊走之後。未曾睡覺。聽是何墳叫門。眾學生其意。行意。也不稟知湯得忠。早將大門閉下。只見何墳揪着一人。罵道。你這廝。也不訪這地方是誰的。當下。你來請他。老人家辦地方的善舉。說不去。明早便日。湯先生送官究辦。我便為你喫苦。今早縣裡狄太爺。送來請他。老人家辦地方的善舉。說不去。明早便親自來此。若是知道這竊案。我這屁股。還不是板子。山倒下來。麼。何墳在門外。揪眾學生。不知是計。趕着到裡面。報與湯得忠。知道湯得忠。隨即出來。果見何墳。還揪在門口。見他出來。連忙說道。人現在已獲到了。你先生如何發落。這是我們的責任。明早縣太爺到此。請你老人家。要方便。一句。小人這行當。方點得穩。湯得忠見何墳如此說。項也是信以為真。取了个燭台。將馬榮週身一看。罵道。你這狗強盜。看你這身材。高大。像貌。魁梧。便該做出一番事業。何事不可喫飯。偏要做這偷兒。豈不可恨。我今日積點功德。放你去罷。何墳見湯得忠如此說。項乃道。你老人家是了。好心。將他放走。隨即又到別處。做案了。這事斷不能行。要放他。等縣太爺來。放今日。權行。扭在這門首。以見我們地。甲平時尚不鬆懈。但有一件地方。纔在那裡。驚走的。請你們帶我。進去看。一看。說着。向馬榮道。你且跟我進來。好好實說。由什麼地方。進門。走那裡。出去的一面。說。一手拉着馬榮。向門裡走來。他的意思。就想趁此。混進裡面。好尋那床下的。着落。那知裡面。聽了這話。趕着出來。一个少年人。馬榮將他一看。正是那个。姓徐的。向着何墳。阻道。你這人也太固執了。我們先生。尚且叫。你放他。你那裡。不行這方便。一定要。警官。動府。以見你的能為。若說。縣太爺。明日。前來。我家。又未報案。要他來。踏勘。何事。若說。你的責任。湯先生。已知道。即便在縣。太爺。面前。保舉。你兩次。也不過。得點。搞賞。這賊人。就喫了。大虧。何必。乃爾。我同先生。說。譬如。他偷去。失了。錢財。給你。二兩。銀子。喫酒。這事。算。了。罷。馬榮。聽了。暗暗。罵道。你這狗頭。不是。你有。欺心。之事。肯。這樣。慷慨。只見。何墳。問道。你這。位。相公。尊姓。還是在。此。宿館。還是。府上的。住宅。請。湯先生。在家。教讀。呢。這人。還未。開口。旁邊。學生。笑道。你。毛賊。到會。捉。富地。人家。還不知道。他姓。徐。這房子。便是。他家的。近。因。家眷。不住。在此。故。請。本地。湯先生。來。此。教館。他一人。在此。附從。所以。門口。單帖。湯家的。板條。此時。既。徐相公。如此。說。項。你便。將這。人。放去。罷。何墳。笑道。原來。姓徐。這就是。了。聽說。城內。出了。个。案子。也是。姓徐。無論。是與。不是。且。請。你同。我去。一踏。說着。臉。色。一變。向。湯得忠。說道。湯先生。我實。對。你說。你道。他。真是。竊賊。我。真是。送賊。來的。麼。你老人家。雖是。个。舉子。何以。教化。不嚴。令。學生。做出。這。非禮。之事。問。壁。巷內。畢順。的。案子。至今。未曾。明白。官。今。自己。請。到。上。憲的。處。分。現。已。摘去。頂戴。我們。為。這事。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日前。太爺。宿廟。說。兇手。是。个。姓徐的。密。令。我們。訪。查。方知。在。你。家內。因此。命。這。馬壯士。扮作。偷兒。前來。窺探。又被。你們。驚走。現在。狄太爺。住在。張家。客廳。內。請。你。兩人。前去。一見。辦。了。明白。便。不。關。我們。的事。了。說。畢。將。馬榮。一鬆。向前。一把。將。那。个。少年。揪。住。馬榮。也就。上去。拖了。湯得忠。湯得忠。正。欲。分辨。只見。何墳。高喊。一聲。外面。早有。喬泰。洪亮。三人。一齊。進。來。不由。分。說。簇擁。着。向。街。前。走去。到了。客店。狄公。正。恐。他。兩人。維持。不住。已。帶着。許多。差役。執着。燈球。前。來。迎接。見。已。將。人。獲到。隨。命。差役。同。洪亮。分身。前去。將。畢周氏。立刻。捉來。以免。他。逃走。洪亮。領命。而去。暫。且。不提。單。說。何墳。揪着。那。个。少年。見。狄公。前來。上前。回稟。了。各。節。狄公道。此人。乃。是要。犯。汝。同。喬泰。馬榮。先行。將。他。管押。明。日。候。踏勘。之後。再。行。拷問。何墳。答應。下來。馬榮。喬泰。隨即。取出。刑具。將。他。套。上。湯得忠。

執了我們先生尚且叫你放他你那裡不行這方便。一定要警官動府以見你的能為。若說縣太爺明日。前來我家又未報案要他來踏勘何事若說你的責任湯先生已知道即便在縣太爺面前保舉你兩次。也不過得點搞賞這賊人就喫了大虧何必乃爾我同先生說譬如他偷去失了錢財給你二兩銀子。喫酒這事算了罷馬榮聽了暗暗罵道你這狗頭不是你有欺心之事肯這樣慷慨只見何墳問道你這。位相公尊姓還是在此宿館還是府上的住宅請湯先生在家教讀呢這人還未開口旁邊學生笑道你。毛賊到會捉富地人家還不知道他姓徐這房子便是他家的近因家眷不住在此故請本地湯先生來。此教館他一人在此附從所以門口單帖湯家的板條此時既徐相公如此說項你便將這人放去罷何。墳笑道原來姓徐這就是了聽說城內出了个案子也是姓徐無論是与不是且請你同我去一踏說着。臉色一變向湯得忠說道湯先生我實對你說你道他真是竊賊我真是送賊來的麼你老人家雖是。舉子何以教化不嚴令學生做出這非禮之事問壁巷內畢順的案子至今未曾明白官今自己請到。上憲的處分現已摘去頂戴我們為這事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日前太爺宿廟說兇手是姓徐的密令。我們訪查方知在你家內因此命這馬壯士扮作偷兒前來窺探又被你們驚走現在狄太爺住在張家。客廳內請你兩人前去一見辦了明白便不關我們的事了說畢將馬榮一鬆向前一把將那少年揪。住馬榮也就上去拖了湯得忠湯得忠正欲分辨只見何墳高喊一聲外面早有喬泰洪亮三人一齊進。來不由分說簇擁着向街前走去到了客店狄公正恐他兩人維持不住已帶着許多差役執着燈球前。來迎接見已將人獲到隨命差役同洪亮分身前去將畢周氏立刻捉來以免他逃走洪亮領命而去暫。且不提單說何墳揪着那少年見狄公前來上前回稟了各節狄公道此人乃是要犯汝同喬泰馬榮。先行將他管押明日候踏勘之後再行拷問何墳答應下來馬榮喬泰隨即取出刑具將他套上湯得忠。

是一榜人員不敢遽然上刑。狄公命將他一人帶入店內先行詢問。馬榮只得將湯得忠交與值日。差自  
 己與喬泰到何堪家內管押正兇。狄公就趁此到了湯得忠家。在書房坐下。所有眾學生聽見先生皆被  
 地甲捉去。這一嚇非同小可。左近的連夜跑了回去。以免牽涉。在案內留下幾個遠處的學生。一時未能  
 逃走。只得坐在裡面。心膽懸懸。不知竟為何故。忽然見許多高竿的燈籠走了進來。一個個穿着號衣。嘴  
 裡說道。我們太爺來了。你等可要直說。他如何與周氏同謀。眾人也不知何事。聽了這話。俱皆啞口無言。  
 但見一人當中坐下。清衣小帽。儒服儒巾。向着上首。那學生問道。你姓什麼。從湯先生有幾年了。那  
 姓徐的何方人氏。叫什麼名號。汝等從實說來。不關汝事。那學生道。我姓杜名喚杜俊夫。是今歲春間方  
 來的那姓徐的名叫德泰。乃是這裡的學長。先生最喜歡他。與先生對房居住。我等就住在這書房。旁邊  
 那間屋內。狄公當時點首起身。說道。既為本縣將他捉去。汝等且同我到他房內看視一番。好作憑証。  
 眾人不敢有違。當即在前引路。到了房內。狄公命差人將床架子移到別處。低身向前一看。果是方磚砌  
 成。在地下。床下四角有四條麻繩扣於下面。狄公有意將繩子一絆。早見牀前兩根床柱。應手而倒。撲咚  
 一聲。磕在地下。再細為一看。方知那繩子繫在柱脚之上。柱脚平擺在床架上面。以至將繩子輕輕一絆  
 便倒了下來。狄公看畢。復取了了燭台。命人找尋了一柄鐵扒。對着中間那兩塊方磚。拼力的拍起。忽聽  
 下面銅鈴一响。早現出一个方洞。如地印相仿。再朝下面望去。黑漆漆的。辨不出个道理。當時狄公恐下  
 面另有埋伏。不敢命人下去。向着陶幹道。既有這暗道。這人犯就是不錯了。汝且在此看守。俟天明再來  
 察看。說畢。將所有的學生開了名單。只見眾人無不目瞪口呆。彼此欽望。不知房內何以有這个所在。狄  
 公一問。畢命他不須逃走。此事與汝等無涉。吩咐之後。回轉店中。此時已轉四鼓。喬泰上前稟道。太爺  
 走了片時。小人將湯得忠盤問了一番。他實是不知此事。看他那樣。倒是个古道的君子。此時已是夜深。

太爺安歇一會。好在人已緝獲。明早再問。不遲。狄公道。本縣知道了。但是洪亮已去多時。畢周氏何以仍  
 未捉來。莫非他聞風逃走不成。兩人正在閑談。早聽門外人聲喧嚷。洪亮急急進來。說周氏已是提到請  
 太爺示下。還是暫支官媒。還是帶回衙署。不知狄公如何發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見縣官書生迂腐 揭地窖邑宰精明

却說狄公聽周氏已經提到命。洪亮先在客店內看押。俟明早帶回衙審訊。洪亮領命下來。狄公已是困  
 倦。當時進房和衣而睡。次日辰牌時分。起身淨面。諸事已畢。先令陶幹將湯得忠帶來。狄公將他一望。却  
 是迂謬拘謹之人。因他是个舉子。不敢過於怠慢。當時起身問道。先生可是姓湯。名叫得忠。湯得忠道。  
 舉人正是姓湯。不知父臺當夜差提。究為何事。舉人自鄉荐之後。閉戶讀書。授徒樂業。雖不敢謂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那踰矩犯規之事。從不敢開談。其端若舉人之為人。仍欲公差提押。官吏入門。正不知那刀  
 監劣生流氓奸究。何以處治。舉人不明其故。尚求父臺明示。狄公聽他說了這派迂腐之言。却是个誠  
 實的舉子。乃道。你先生品學兼優。父為本縣。欽敬可知。薰蕕異類。玉石殊形。教化不齊。便是自己的過失。  
 先生所授的門生。其品學行為。也與先生一樣。麼。湯得忠聽道。父臺之言。雖是合理。但所教之學生。俱屬  
 世家子弟。日無暇替夜讀。九嚴功課之深。無踰於此。且從來足不出戶。那裡有意外之事。莫非是父臺誤  
 聽。麼。狄公笑道。本縣蒞任以來。皆實事求是。若不訪有確証。從不曾替從事。你先生說所授門徒。皆世家  
 子弟。難道世家的子弟。盡是循規蹈矩的麼。且問你姓徐的學生。從學幾載了。他所作所為。皆關人命  
 案件。那等行為。不法已極。你先生可不知道。湯得忠道。這更奇了。別人或者可疑。惟他斷無非禮之事。不  
 能因他姓徐。便說他是命案的兇手。方纔差說舉家那命案。父臺宿廟有一姓徐的。在內。此乃夢。幻。離  
 奇之事。何足為憑。而且此事實係父臺。孟浪絕無形影之案。遽行開棺揭驗。以至身招反坐。誤了功名。此

時不能夠顧全自己便指姓徐的為兇手莫說他父兄在籍屬在縉紳即以舉子而論地方有此殃民之官也不能置之不理了。狄公見他矢口不移代那徐德泰抵賴不禁怒道本縣因你是了舉子究竟是詩文骨肉不肯牽涉無辜你不知自己糊塗疎於防察反在此挺撞本縣若不指明實証教你這昏憤的腐儒豈能心服說畢命人仍將他看管帶徐德泰審問陶幹答應一聲隨命值日差到何壇家內將人犯帶來差人奉命前去不多一會人已帶到狄公見他跪在地下細細將他一望那副面目却是了極美的男子心下暗道無怪那淫婦看中於他可恨他一表人才不歸於正做了這犯罪之事本縣也只得盡法懲治了當即大聲喝道汝就叫徐德泰麼本縣訪你已久今日既已緝獲汝且將如何與周氏通姦如何謀害畢順從實供來免致受刑喫苦可知本縣立法最嚴既已前次開棺自行請處若不將這事水落石出於心也不肯罷休汝且細細供詞本縣或可施法外之仁超發汝命不然那真憑實據也不容你抵賴的徐德泰見狄公正言厲色雖是心下惧怕當此一時總不肯承認乃道學生乃世家子弟先祖生父皆作外官家法森嚴豈敢越禮而況有湯先生朝夕與處飲食同居此便是學生的明証父臺無故黃夜提頂牽涉姦情這事無論不敢胡行連目睹耳聞皆未經過還求父臺明察偵訪開釋無辜實為德便狄公笑道你這派巧語胡供口能欺你那昏憤的先生本縣明察秋毫豈容汝飾辭狡賴此案若不用刑拷問礙難供認且同你前去將房中地窖掘起究竟通於何處那時眾目昭彰雖你百喙千言也不容辨賴說畢起身命馬榮同眾差帶回湯得忠並徐德泰兩人前去起案眾人正要出去忽然外面哭喊連聲一路罵入裡面只聽那婦人言道你這狗官將我媳婦放回還未有多日果真是緝獲兇手提去對頂倒也罷了忽又無影無形的牽涉好人半夜深更許多男子擁入我家內這事什麼緣故提人是他放人也是他今日不將這事辦明莫說我年老無用定與他到袁州担控預備耽這忤辱官長的罪名橫豎也不能活命

一面哭着向裡走來狄公知是唐氏趕着說道他來得正巧可將他一併帶去免致他不知這暗昧的地方又命人到何壇家中將周氏捉來吩咐已畢然後眾人出了店門來至湯得忠家內此時皇華鎮土無不知道這事前來看破此案紛紛擁擠在門前狄公先進去在書房坐定等眾人到齊隨後來至徐德泰房中指着那地窖問道你既是讀書子弟理應安分守己為何在臥床之下挖這一地窖有何用處下面還有什麼害人之物麼徐德泰到了此時全不開口馬榮上前稟道太爺既已將方磚挖起下面無非是了暗門通於別處小人且下去探一探說着向喬泰取了燭台到裡面一照只見有二三尺深一了深塘直通那牆壁上下皆是木板砌成並無泥土馬榮跳了下去望前走了兩步復見有了銅鈴懸在中間知是了暗號便將鈴繩一抽响亮一聲見前面有塊木板忽然開下却是一個小小圓洞有四五層坡台馬榮舉步由坡台上去約有四尺見方一了所在四面俱看不出門路不知由何處通着間壁止然各處觀望將頭一抬早見上面有塊方磚為頭頂起心下好不歡喜隨將燭台遞與喬泰兩手舉過頭頂將那方磚取過隱隱的上面射進亮光再伸頭向洞外看去正是那畢順房中床柱之下馬榮見案已破自己點在房內命喬泰開了房門由畢家大門繞至街上到了湯家門口眾人見他由外面進來心下無不說異只見他向唐氏說道尊府的後門已經瞻仰了請你前來觀看罷狄公正坐在房中等下面的消息忽聽喬泰在前進說話知己通到間壁有意如此為眾人觀看當即問道可是通到那邊喬泰道正在那床脚之下且請太爺下去一看狄公道你且將湯先生與唐氏帶來陪本縣一齊下去方令他心下折服說着眾差已將兩人提到陸續的由原處到了畢家此時湯得忠直急得目鈍口呆恨不能立刻身死狄公向他說道這事你先生是親目所睹不必出門可是幹了那人命案件豈非你知情故昧教化不嚴復向畢唐氏道你兒子仇人令已緝獲這了所在是在你媳婦房中尋出怪不得他終日在家閉門不出却

是另有道路豈非汝二人心地糊塗使畢順遭了這彌天大害。唐氏到了此時方知為媳婦蒙混回想兒子身不由痛入骨髓大叫一聲昏於地下。湯得忠見學生做出這不法之事自己終日同處不知這件隱情明知罪無可諉也是急得兩眼流淚向着狄公道。此事舉人實是不知若早知有此事件斷不能有意釀成現在既經父臺揭曉舉人教化無方也只好甘心認罪請父臺將徐德泰究辦便了。狄公見他這樣反去又惹了兩句然後命人用薑湯將唐氏灌醒只見他咬牙切齒扒起身來要去尋他媳婦與徐德泰拚命。狄公連忙阻道汝這人何以如此昏昧從前本縣為你兒子伸冤那樣向你解說你竟執迷不悟此時案已揭曉人已獲到正是你兒子報仇之日便該靜候本縣拷問明白然後治刑抵罪為何又無理取鬧有誤本縣的正事。唐氏聽了這話只得向狄公叩頭哭道非是我取鬧只因被這賊婦害得太毒先前不知道還以太爺是離人現在彰明昭著恨不得立刻食他之肉若非太爺是了清官我兒子真是克沈海底了。說畢復又痛哭不已。狄公命人將他扶去吩咐湯得忠將所有的學生概行解館房屋暫行發封地窖命人填塞。唐氏無須帶案俟審明定罪再行到堂。吩咐已畢早有馬榮何燈將闖人驅逐出去。所有人犯俱皆上了刑具帶到客店然後狄公也回轉廨內喫了午飯趁轎回衙眾差也押着人犯進城而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少年即認供不諱 淫潑婦忍辱熬刑

說話狄公將地窖提起將一千人犯帶回衙署到了下堂已至城內眾人進署狄公先命將湯得忠交捕廳看管。該文淫婦分別監禁以便明早升堂自己到了書房靜心歇息。一心想道我前日那夢前半截俱靈驗了上賤是了尋孺子遺踪下榻空傳千古誼那知這兇手便是姓徐破案的原由。又在這榻下二字上若不是馬榮扮賊進房到他床下搜尋那裡知道還隔着牆壁就通姦之理。這地窖確確在他床柱

下此誠可謂神靈有感了。一人思想了一會然後安寢到了次日一早升堂知周氏是了狡猾的婦人誓時必不肯承認先命人將徐德泰提出堂口跪下狄公問道本縣昨日已將那通姦地方搜出看你這年幼的書生不能受那匪刑的器具這事從何時起意是何物害以畢順且照實供來本縣或可網開三面罪擬從輕徐德泰道此事學生實未知情不知這地窖從何而有推原其故或者是從前地主為埋藏金銀起見以致遺留至今只因學生先祖出任為官告老回來便在這鎮上居住買了這所房屋其初舉家的房子與這邊房屋是一時同起皆為上首房主趙姓執業自從先祖買來以人少屋多復又轉賣了數間將偏宅與畢家居住這地窖之設或因此而有若謂學生為通姦之所學生實是冤枉叩求父臺格外施恩狄公聽了冷笑道看你這少年的後生竟有如此巧辨眾目所睹的事件你偏洗得乾乾淨淨歸罪在前人身上無怪你有此本領不出大門便將人害死了可知本縣也是了精明的官吏你說這地窖是從前埋藏金銀這數十年來裡面應該塵垢堆滿晦氣難聞為何裡面木板一塊未損及塵也一處沒有呢徐德泰道從前既用木板砌於四面後來又無人開用自然未能損壞狄公道便作他是為埋藏金銀何以又用那响鈴呢這事不用大刑諒你斷不招認吩咐左右用藤鞭答背兩邊一聲吆喝早將他衣服撕去一五一十直望背脊打下未有五六十下已是皮開肉綻鮮血直流喊叫不止狄公見他仍不招認命人住手將他推上勃然怒道這也是你天網恢恢備受刑慘你既如此狡猾且令你受了大刑方知國法森嚴不可以人命為兒戲隨即命人將天平架移來頃刻之間已預備妥當只見兩人將徐德泰髮辮繫於橫木上面兩手背幫在背後前面禱二寸圓洞裡面按好的碗底將徐德泰的兩寸磁膝直對在那碗底上跪下脚尖在地脚根朝上等他跪好另用一根極粗極圓的木棍在兩腿押定一邊一個公差站定兩頭高下的亂踩可憐徐德泰也是了世家公子那裡受過這苦楚初跪之時還可咬牙忍痛此刻直

聽叫喊連聲汗流不止沒有一盞茶時即漸漸的忍不住疼痛兩眼一昏迷暈過去。秋公命人止刑用火醋慢慢的抽醒將他攙扶起來。在堂上走了數次漸漸的可以言語然後又引案跪下。秋公問道本縣這三尺法堂雖江洋大盜也不能焚刑挨過況你這年少書生豈能受此苦楚可知害人性命天理難容據實供詞免致受苦。本縣準情酌理或非你一人起意汝且細細供來避重就輕未為不可。徐德泰到了此時知已抵賴不過只得向上稟道學生悔不當初生了邪念只因畢順在世時節開一個綫店面學生那日至他店中買貨他妻子坐在裡面見了學生進去不禁眉目送情初時尚不在意數次之後凡學生前去他便喜笑顏開自己買賣因此趁畢順那日出去彼此苟合其事後來周氏又没法命畢順居住店中自己移住家內心想學生可以時常前去誰知他母終日在家並無漏空以此命學生趁先生年終放學暗賄一匠人鑿了這地道由此便可時常往來無人知覺無奈周氏心地太毒常說這暗去明來終非常久之計一心要謀害他丈夫。學生執意不允不料那日端陽之後不知如何將他害成其時並不知晴次日這邊哭鬧起來方纔知道雖曉得是他害成那裡還敢開口。迨畢順棺柩埋後他見學生數日未去那日夜間忽然前來向學生說道為你這冤家將結髮的丈夫結果你反將我置之腦後不如我此時出手說你主謀行事你若依我主見做了長夫妻只要一兩年後便可設法明嫁與你學生那時成了騎虎之勢只得滿口應允從此無夜不到他那裏至前日父臺入門破案開棺揭驗學生已嚇得日夜不安不料開驗無傷復將他釋放連日正與學生計算要擇日逃走不意父臺訪問明白將學生提案以上所供實無半句虛詞至如何將畢順害成學生雖屢次問他俱不肯說只好請父臺再行拷問了此皆學生一時之誤致遭此禍只求父臺破格施恩苟全性命說畢在地下叩頭不止秋公命刑房錄了口供命他在堂上對質隨即又提畢周氏差人取監牌在女監將人提出秋公道汝前說畢順暴病身亡丈夫死後足

不出戶可見你是了節烈的女子但是這地窖直通你床下。姦夫已供認在此你還有何辨。今再不供招本縣就不像從前擺布了。周氏見徐德泰背脊流紅皮開肉綻兩腿亦是血流不止知是受了大刑乃道小婦人丈夫身死誰人不知是暴病又經太爺開棺揭驗未有傷痕已經自行請處現在上憲來父摘去頂戴復又愛惜功名忽思平反豈不是以人命為兒戲若說以地窖為憑此房屋本是畢家向徐所買徐姓枕下這所在後人豈能得知從來屈打成招本非信誠徐德泰是了讀書子弟何時受過這重刑鞭背蹂棍兩件齊施他豈有不信口胡言之理此事小婦人實是冤枉若太爺愛惜功名但求延請高僧將我丈夫超度以贖那開棺之咎小婦人也可看點情面不到上憲衙門控告大爺的公事也可從輕稟復彼此含糊了事若想故意苛求硬行讒害無論徐德泰世家子弟不肯甘休小婦人受了這血海冤仇生不能寐汝之皮死必欲食汝之肉這事曲直全憑太爺目主小婦人已置生死於不問了秋公聽他這番話頭不禁怒氣冲天大聲喝道汝這賊婦現已人地昭彰還敢在法堂巧辨本縣若無把握何以知這徐德泰是汝姦夫可知本縣日作陽官夜為陰宰日前神堂指示方得了這段隱情汝既任意游詞本縣也不能姑息說畢命人照前次上了夾棍登時將他拖下兩腿套入眼內繩子一抽橫木掉上只聽哎喲一聲兩眼一翻昏了過去秋公在上面看見向着徐德泰說道此乃他罪惡多端刑辱未滿以故矢口不移受此國法當日他究竟如何謀害汝且代他說出即便非爾同謀事後未有不與你言及你豈有不知之理徐德泰到了此時已是受苦不住見秋公又來返問添添復用大刑不禁流下淚來向上說道學生此事實不知情現已悔之無及若果同謀置害這法堂上由也不敢不供何肯再以身試法求父臺還是向他拷問秋公見徐德泰如此模樣知非有意做作只得命人將周氏鬆下用涼水當頭噴醒過了好一會功夫方纔轉醒過來灘臥地下兩腿的鮮血已是淌滿面前徐德泰跪在旁邊心下實是不忍只得開言說



道我看你不如供罷。雖是你為我受刑，若當日聽信我言，雖然不能常久，也不至遭此大禍。你既將他害死，這也是冤冤相報，免不得了抵償。何必又發刑受苦？周氏聽他如此言語，恨不得向前將他惡打。足見得男子情。遇到了此時，反而逼我供認。你既要我性命，也怪不得反言。我你了當時，哼了一聲，開言罵道：「你這無謀的灰狗，你誣我與你通姦，畢順身死之時，你應該全行知道。何以此時又說不知呢？若說你未同謀，既言苟合在先，事後你豈有不問的道理？顯見你受刑不過任意胡言，以圖目前快活。不然便是受了這狗官買屬，有意誣我。若問口供是半字，沒有這片言語，不知狄公如何審問，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真縣令扮作閻王 假陰官審明姦婦

却說周氏在堂上任意發刑，反將徐德泰罵了一頓。說他受了狄公買屬，有意誣我。這番言詞說得狄公怒不可遏，即命掌了數十嘴掌，仍是一味胡言。狄公心下想道：這淫婦如此挨苦不肯招認，現已受了夾棒。若再用匪刑處治，恐仍無濟於事。不若如此恐嚇一番，看他怎樣想。畢順向着周氏道：「本縣今日苦苦問你，你竟矢口不承。若再用刑，恐目前送汝狗命。特念你丈夫已死，不能復生，且有老母在堂，若竟將你抵償，那老人更無依靠。汝若能將實情說出，雖是罪無可逭，本縣或援親老留差之例，苟全你性命。你且仔細思量，是與不是。今日權且監禁，明日早堂再為供說。言畢，命人仍將男女帶去收入監牢。然後退堂到書房坐定，傳命馬榮、喬泰、四人一齊進來。當即到了裡面，狄公向馬榮說道：「這案久不得供開，驗又無傷處，望着這姦夫淫婦一時不能定讞，豈不令人可惜。現有一計在此，必如此這般方可行事。惟有畢順在目的身，形汝等未經見過，不知是何模樣。若能訪問清楚，到了那時，也不怕他不肯招認。馬榮道：「這是何難。雖然未曾見過，那日開棺之時，面孔也曾看見。不過難十分酷肖。若要依樣葫蘆，這倒是各妙計。狄公道：「汝既說不難，此時便去尋覓。雖不十分像樣，那一時之際，也可冒充得來。馬榮答應下來，自去辦理。狄公

公又命喬泰、陶幹、洪亮三人分頭辦事。二鼓之後，一律辦齊，以便本縣審訊。眾人各自前去不提。且說周氏在堂上見狄公無理可論，復用只幾句騙言，以便退堂。心下暗想道：可恨這徐德泰無情無義，為他受了多少苦刑。未曾將他半字提出。他今日初次到堂，便直認不諱。而且還教我認供，豈非我誤做這場春夢麼？又道：你雖不是有心害我，因為發刑不過心悔起來，拚作一死，以便抵命。不知你的罪輕，我的罪重。你既招出我來，橫豎那動手之時，你不知道。無論他如何用刑，沒有實供，沒有傷痕，總不能奈何我。怎樣一人在牢，只顧胡思亂想。那知到了二鼓之後，忽然鬼叫一聲，一陣陰風吹入裡面，不禁的毛髮倒豎，抖戰起來。心下實是害怕。誰知正怕之際，忽然監門一開，進來一丁，蓬頭黑面的惡鬼，到了面前，將他頭髮揪住，高聲罵道：「你這淫婦，將丈夫害成，拼受嚴刑，不肯招認。可知你丈夫告了陰狀，現在立等你對質。趕速隨我前去說着，伸出那極冰極冷手，拖着就走。周氏到了此時，已嚇得神魂出竅，昏昏沉沉，不由的隨他前去。只見走了三黑暗的地方，到了了殿閣的地方。許多青面綠身的人，站在階下。堂口設了多少刑具，刀山油鍋、炮烙、鐵砲，無件不有。當中設了一張大大的公案，上面擺了許多案卷。中間也無高照等物。惟有一對燭台上，點着綠豆大小的綠燭，燭光隱隱，實是怕人。周氏到了此時，知是森羅殿上，不可翻供。心下一陣陣同小鹿一般，目瞪口呆，半句皆不敢言語。再將上面一望，見當中坐着一個青面的閻王，紗帽黃鬚，滿臉怒色。上首一人左手執着一本案卷，右手執定一枝筆，眼似銅鈴，面如黑漆，直對着自己。觀望下面，侍立着許多牛頭馬面，各執刀槍棍棒。周氏只得在堂口跪下，見那提他的陰差，走上去到案前，單落膝稟道：「奉閻羅遣差，因畢順身死不明，冤仇未報，特在案下控告他妻子周氏謀害身亡，奉命差提被告。現在周氏已經到案，請閻羅究辦。只見中間那個閻王，開言怒道：「這淫婦既已提來，且將他又下油鍋，受畢陰刑。再與他丈夫對質。話猶未了，那些牛頭馬面，舞動刀槍，直望下面跑來，到了周氏面前，一陣陰風

忽然又過周氏，纔要叫喊，肩背上久已中了一槍，頃刻之間血流不止，兩邊正要齊來動手，忽聽那執筆的官吏喊道：「大王且請息怒，周氏雖難逃陰遣，且將畢順捉來問訊一番，再為定罪。」那閻王聽畢，遂向下面喊道：「畢順何在？」將他帶來，兩邊一聲答應，但見陰風颯颯，燈影昏黃，殿後走出一個少年，鬼面目，獠牙七孔流血，走到周氏面前，一手將他拖住，吼叫兩聲，還我命來。周氏再抬頭將他一望，正是畢順前來，不禁望後一栽，倒於地下。復聽上面喊道：「畢順，你且過來，你妻子既已在此，這閻羅殿前，還怕他不肯承認，為何在殿前索命？」汝且將當日臨死之時，是何景象，復述一遍，以便向周氏頂訊。畢順聽了這話，伏於案前，將頭一摔，兩眼如銅鈴大小，口中伸出那舌頭，有一尺多長，直向上面稟道：「王爺不必再問，說來更是悽慘。」那供詞上面盡是實情，求王爺照上面問他，便了。那閻王聽了這話，隨在案上翻了一會，尋出一個呈狀，展開看了一會，不禁拍案怒道：「天下有如此毒婦，謀害的計策，真是想入非非，設非他丈夫前來控告，何能曉得他這惡計？」左右待我引油鍋伺候，若是有半句遲疑，心想抵賴，即將他又入裡面，令他永世不轉輪迴。兩邊答應一聲，早有許多惡鬼陰差紛紛而下，加油的加油，添火的添火，專等周氏說錯了口供，即將他又入周氏看了這樣心下，自必死，惟有不顧性命，自認謀害情事，上前供道：「我丈夫平日在皇華鎮開絨線店面，自從小婦人進門之後，生意日漸淡薄，終日三頓飲食，維艱加之婆婆日夜不安，無端吵鬧，小婦人不該因此生了邪念，想另嫁他人。這日徐德泰忽至店內買物，見他少年美貌，一時淫念忽生，遂有愛他之意。後來又訪知他家產富有，尚未娶妻，以至他每次前來，盡情挑引，遂至乘間苟合。且搬至家中之後，却巧與徐家儘隔一牆，復又生出地窖心思，以便時常出入。總之日甚一日，只可處曾未克，處常以此生了毒害之心，想置畢順於死地，却巧那日端陽佳節，大鬧龍舟，他帶女兒頑耍回來，晚飯之後，帶了幾分酒意，當時小婦人變了心腸，等他睡熟之時，用了一根納鞋底的鋼針，對定頭心釘

下，他便一聲大叫，氣絕而亡。以上是小婦人一派實供，實無半句虛語，只見上面喝道：「你這淫婦，為何不害他別處，獨用這鋼針釘他的頭上呢？」周氏道：「小婦人因別處傷痕治命，皆頭而易見，這鋼針乃是極細之物，釘入裡面，外有頭髮蒙護，成後再有反泥堆積，雖再開棺揭驗，一時看驗不出傷痕，此乃恐日後破案的意，思上面復又喝道：「你丈夫說你與徐德泰同謀，你為何不將他吐出，而且又同他將你女兒藥啞，這狀呈寫得清清楚楚，你為何不據實供來？」頭見你在此森羅殿前，尚敢如此狡辯，周氏見他如此動怒，深恐他一聲吆喝，又下油鍋，趕緊在下面叩頭道：「此事徐德泰實不知情，因他屢次問我，皆未向說，至將女兒藥啞，此乃那日徐德泰來房，為他看見，恐他在外混說，露了風聲，因此想出主意，用耳屎將他藥啞，別事一概沒有。」求王爺饒命。周氏供畢，只聽上面喝道：「諒你這一個婦人也逃不了陰曹刑具，今且將汝放還陽世，俟重了十殿閻王，那時且要汝命。」來受那刀山油鍋之苦，說畢，仍然有兩個達頭散髮的惡鬼，將他提起了殿前，如風走相，似提入牢中，復代他將刑具套好。周氏等他走後，嚇出一身冷汗，抖戰非常，心下糊糊塗塗，疑感不止。若說是陰曹地府，何以兩眼圓睜，又未睡熟，那裡便會鬼迷？若說不是這些牛頭馬面惡鬼陰差，又從何處而來一人思想，心下實是害怕，這性命不保，看官你道這閻王是誰？真了是陰曹地府麼？乃是狄公因這案件，審不出口供，雖再用刑，無奈驗不出傷痕，終是不能定讞，以故想出這套計策，命馬榮在各差裡面找了一人，有點與畢順相同，便令他裝作鬼馬，裝了別官，喬奉與洪亮裝了牛頭馬面，陶幹同值日差，裝了陰差，其餘那些刀山油鍋，皆是帶札而成。狄公在上面又用黑烟將臉塗黑，半夜三更，又無月色，上面又別無燈光，只有一對綠豆似的鵝燭，那種淒慘的樣子，豈不像了陰曹地府？此時狄公既得了口供，心下甚是歡喜，當時送入後堂，以便明日復審，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不回分解。

却說狄公扮作關羅天子。將周氏的口供嚇出。得了實情。然後退堂入內。向馬榮道。此事可算明白。惟恐他仍是不承。便又要開棺揭驗。那時豈不又多此週折。汝明日天明。騎馬出城。將唐氏同那啞子一併帶來。本縣曾記得古本醫方。有耳屎藥。啞子用黃連三錢。人黃錢五分。可以治啞。因此二物。乃是涼性。耳屎乃是熱性。以涼剋熱。故能見效。且將他女兒治好。方令他心下懼怕。信以為真。日間在堂上供認。馬榮答應下來。便在衙中安歇了一會。等至天明。便出城而去。狄公當時也不升堂。先將夜間的口供看了一會。直至下晝時分。馬榮將兩人帶回。來至後堂。狄公先向畢順的母親說道。你兒子的傷痕。治命。皆知道了。汝且在此稍等。俟將這孩子啞病治好。再升堂對質。惟恨你這老婦糊塗。兒子在日終日裡無端吵鬧。兒子死後。又不許祭看。隱情反說。你媳婦是了好人。當時便命刑房將徐德泰的口供。念與他聽。老婦聽畢。不禁痛哭連天。說老婦人疑惑媳婦靜守閨房。是件好事。誰知他早有此事。另有出入的暗門。呢若非大爺清正。我兒子雖一百世。也無人代他伸冤。仇狄公道。此時既然知道。則不必囉囉了。隨即命人將醫藥治好。命那啞子服下。不有一兩小時辰。只見那啞子作嘔。非凡大吐不止。一連數次。吐出許多痰涎。在那地下。狄公又令人將他扶睡在炕上。此時如同害病相似。只是吁喘睡了一會。旁邊遞上一杯濃茶。使他喫下。那女子如夢初醒。向着唐氏哭道。奶奶。我們何以來至此地。把我急壞了。老婦人見他能開言說話。正是悲喜交集。反而說不出話來。狄公走到他面前。向女孩子說道。你不須懼怕。是我命汝來的。我且問你。那徐德泰徐相公。你可認得他麼。女孩子見問這話。不禁大哭起來。說道。自從我爹死後。他天天晚間前來。光前我媽。令我莫告訴奶奶。後來我說不出話。他也不瞞我了。你們這近來的事。雖是心裡明白。却是不能分辨。現在我媽到那裡去了。我要跟他去呢。狄公聽了這話。究竟是了小孩子。也不同他說。

什麼。但道你既要見你媽。我帶你去。隨即取出衣冠。大堂伺候。當時傳命出去。頃刻之間。差役俱已齊備。狄公升了公坐。將周氏提出。纔到堂口。跪下。那小孩子早已看見。不無總有天性。上前喊道。媽呀。我幾天不見你了。周氏忽見他女兒前來。能够言語。這一驚實不小。暗道。昨夜閻羅審了口供。今日他何以便會說話。這事。我今日不能抵賴了。只見狄公問道。周氏。你女本是了啞子。你道本縣何以能將他治好。呢。周氏故意說道。此乃太爺的功德。畢順祇有這一女。能令他言語通靈。不成殘廢。不獨小婦人感激。恐畢順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的。狄公聽了。笑道。你這利口。甚是靈便。可知非本縣的功勞。乃是神靈指示。因你丈夫身死不安。控了陰狀。閻羅天子准了呈狀。審得你女兒為耳屎所啞。故指示本縣。用藥醫治。照此看來。還是你丈夫的靈驗。但是他遭汝所害。你既在陰曹吐了口供。陽官堂上。自然無庸辨賴。既有陰府牒文在此。汝且從實供來。免得再用刑拷問。周氏到了此時。心下已是如冷水一樣。向着上面稟道。太爺。又用這無稽之言。前來哄騙。女兒本不是生來便啞。此時能會言語。也是意中之事。若說我在陰曹認供。我又未嘗身死。焉能得到陰曹。狄公聽畢。不禁拍案連聲。喝叫堂下。眾差各應打畢。狄公復又怒道。本縣一秉至公。神明感應。已將細情。明白指示。難道你獨恨閻王。具情供認到了這縣官堂上。便任意胡供。麼。我且將實據說來。看你仍有何說。你丈夫身死。傷痕是頭頂上面。女兒為啞。可是用的耳屎。這二事。本縣從何知道。皆是陰曹來的。移文申明上面。故本縣依法行事。將這小孩子治好。你若再不承認。不但目下要用官刑。恐半夜三更。也不能逃那陰遣。不如此時照前供認。本縣或可從輕治法。這派話。早已將周氏嚇得魂飛天外。自分抵賴不過。只得將如何起意。如何成毒。以及如何謀害。如何約啞女兒的話。前後在堂上供認了一遍。狄公命刑書將口供錄畢。蓋了手模印。花仍命入監收禁。當時將湯得忠由捕廳內提出。申斥一番。說他固執不通。疎於防察。因你是了榜。不忍株連。着仍回家中教讀。徐德泰雖未同

謀究屬因姦起見擬定絞監候的罪名畢順的母親同那女小孩子賞了五十千錢以資度活分附已畢然後退堂令他三人回去這也不在話下單表狄公回轉書房備了四柱公文將原案的情節以及各犯的口供申詳上憲將周氏擬了凌遲的重罪直等回批下來便明正典刑誰知這案件訊明一丁昌平縣內無不議論紛紛衙談巷議說這位縣太爺真是自古及今有一無兩這樣疑難案情竟被他審出實供為死鬼伸了冤枉此乃是我们百姓的福氣方有這如此好官那一個說你曉得畢順的事不然難辦那丁胡作賓為華國祥一口咬定說他毒害新人那件事還格外難呢若是別的縣官在這姓胡的身上必要用刑拷問他便知道不是他豈不是有先見之明麼而且六里墩那案宿廟燒香得了什麼夢兆就把那丁姓邵的尋獲諸如此幾件疑案斷得毫髮無訛聽說等公文下來這畢周氏還要凌遲呢那時我們倒要往法場去看誰知這百姓私自議論從此便你傳我我傳你不到半月之久狄公的公文未到山東那山東巡撫已知這事此人乃姓閻名立本生平正直無私自蒞任以來專們訪問民情嚴察僚屬一月之前狄公因開驗畢順的身屍未得治命的傷痕自請處分這公事上去閻公展看之後心下想道此案其屬離奇豈能無形無影的便開棺揭驗莫非他因苛索平民所欲不遂尋出這事恐嚇那百姓的錢財後來遇見地方紳士逼令開棺以致弄巧成拙只得自行請處正擬用批申斥飭令革職離任復又想道縱或他是因貪起見若無把握雖有人唆使他亦何敢開棺豈不知道開驗無傷罪干反坐照此看來倒令人可疑或者是丁好官實心為民理事你看他來文上面說私訪知情因而開驗究或風聞有什麼事件要實事求是的辦理以致反纏擾在自己身上這一件公事這人的一生活好壞便可在這上分辨我且批丁革職留任務獲根究以便水落石出俟兇手緝獲訊出案件仍因其情稟復這批批畢回文到了昌平狄公遂日夜私訪得了實情現已列供詳復這日閻立本得了這件公事將前後的口供推鞠一番不

禁拍案叫道天下有如此好官不能為朝廷大用但在這偏州小縣做了邑宰豈不可惜我悶甚不知便罷今日既然曉得若是知而不舉豈非我輩塞言路隨即舉筆起了一道奏稿先將案情叙上然後保舉狄公乃宰相之才不可屈於下位此時當今天子乃是唐高宗宣駕之後中宗即位被賊房州武則天娘坐朝理政這武后乃是太宗的才人賜號武媚太宗崩駕大赦宮娥他便削髮為尼做了佛門弟子誰知性情陰險品貌頗佳迨高宗即位之後這日出外拈香見了這丁女尼心下甚是喜悅其時王皇后知道高宗之意陰令他復行蓄髮納入後宮不上數年高宗寵信封為昭儀由此他便生了不良之心反將王皇后與蕭皇后害死他居了正宮之位以後更宣淫無道穢亂春宮高宗崩後他便將中宗貶至房州降為廬陵王不稱天子所有他娘家的內姓如武承嗣武三思等人皆封居極品執掌朝政凡先皇的舊臣如徐敬業駱賓王這班顧命的大臣託孤的元老皆置之不用其時荒淫無道中外騷然把丁唐室的江山幾欲改為武姓而且自立國號稱為後周種種惡蹟筆難盡述所幸有一好處凡是有才學之人他還敬重閻立本知道這武后為人雖想整理朝綱無奈一人力薄此時見狄梁公有如此才學隨即具了奏本申奏朝廷請國家升狄公的官職不知所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赴殺場三犯施刑 入山東二臣議事

話說閻立本將狄公的人才並一切的案件具本申奉這日武后臨朝故事官將原摺呈上武后展看畢乃道這狄仁傑乃是太原人氏高宗在位曾舉明經此人本先皇的臣子應該早經大用此時既是閻立本保奏着升汴州參軍之職即禮懷畢周氏兩案分別斬首凌遲俟此案完結立赴新任這旨一下未到一月已由山東巡撫轉飭到昌平狄公得着這信當即在大堂上設了香案望闕謝恩次日傳齊合縣的差役置了一架桌檯的物件名叫木驢此乃狄公創造之始獨出其奇後來許多官吏凡有這謀殺夫王

的案件屢用這食刑具以警百姓。你道狄公置這樣器具是何用意。為這固周氏將畢順害死。乃是極隱微極秘密之事。除去徐德泰與周氏兩人。並無一人知道。尚且天網不漏。將無作有。審出真情。可見世上男子婦人皆不可生了邪念。狄公要警戒世俗。怕的合城百姓不得週知。雖然聽人傳說。總不若目睹為確。因此想出這主意。置了這木驢。其形有三尺高。矮如同板橋相仿。四隻腳向下。腳下有四個滾路的車輪。上面有四尺長六寸寬一竹橫木面子。中間造就一個柳木驢鞍。上繫了一根圓頭的木杵。却是可上可下。只要車輪一走。這杵就鼓動起來。前後兩頭造了驢頭驢尾。差人領了式樣。連夜打造成功。到了第三日。上狄公絕早起來。換了元服。披了大紅披肩。傳齊通班差役及劊子手等。皆在大堂伺候。然後發了三柳升了公差。標畢監牌。細綁手。先進監將邵禮懷提出當堂驗明正身。賜了斬酒。殺肉。細綁已畢。揀好標旗。命人四下圍護。隨即又將徐德泰由監內提出。可憐他本是個世家子弟。日前在堂上受刑。已是萬分苦惱。此時坐在監內。忽見兩個公差。一人執着監牌。一人上前在他肩頭一拍。說道。恭喜。你喜期到了。說着。兩手一分。早將紅衣撕去。隨即揪着髮辮。拖出監來。徐德泰到了此時。知是欲身首異處。回想父母在家無人侍奉。只為一時邪念。遂爾明正典刑。一陣心酸。悔之已晚。不禁大哭連天。到了堂上。狄公也就命細綁起來。標了絞犯二字。着人看守。然後方標明女犯。到了女監。將畢周氏提出。兩手綁於背後。揀了旗子。兩人將木驢牽過在堂口。將他抬坐上去。和好鞍韉。兩腿繫縛在凳下。此時周氏也是神魂出竅。嚇得如死人一般。雪白的面目。變作反黑的骷髏。聽人擺布。狄公見他上了木驢。先命兩人執着拖繩。中間兩人兩邊照應。然後命城守營兵。並本衙的小隊排齊隊伍。在前開路。隨後眾差役執着破鑼破鼓。敲打而行。狄公等這許多人。去後方命人先將邵禮懷推走。中間便是徐德泰。末後是那隻木驢。兩人牽着出了衙門。狄公坐在轎內。押着眾犯。劊子手舉着大刀。排立轎前。後面許多武官騎馬前進。此時城裡城外

無論老少婦女。皆擁擠得滿街爭先觀看。無不恨這周氏說你這淫惡的婦。也有今日這樣的現醜。那日謀害之時。何以忍心下手。到了此時。依然落空。受了凌遲的重罪。你看這面無人色的樣子。我料他這話也經嚇死。若是有氣。被這木驢子一陣亂拖。木杵一陣亂打。豈不將屎尿全行撒下。旁邊一人聽他這話。不禁大笑起來。說道。你倒說得好。真待他想盡了。不知他此時即便撒屎尿也嚇得撒不出來。不然那旁邊的兩個。豈不遭了孽。結麼。他兩人正是談笑。後面有一老者說道。他是己悔之無及了。你們還是取笑呢。古人說得好。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這人也是自尋的苦惱。可知人生在世。無論富貴貧賤。皆不可犯法。他如安分守己。與那畢順耐心勞苦。雖是一時窮困。却是一夫一妻的。同偕到老。安見得不轉貧為富。他偏生出這邪念。不但害了畢順。而且害了那徐德泰。不獨害了徐德泰。還是害了自己。這就教了禍。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你們只可以他為戒。不可以他取笑眾人。在此議論。早見三個犯人。已走了過去。內有些少年豪興的人。跟在後面。看他臨刑。紛紛擁擠。直至西門城外。到了法場。所有的兵丁。列於四面。當中設着兩個公案。上首縣官。下首是城守。狄公下轎入座。只見劊子手先將邵禮懷推於地下。向那兩塊小土堆上跪好。前面一人拖着髮辮。旁邊執定大刀。只聽陰陽生到了案前。報了午時。四面炮响一聲。人頭已早落地。劊子手隨即一腿將尸腔打倒。提起人頭。到了狄公案前。請他相驗。狄公用硃筆點了一下。然後將那顆人頭擗去。多遠。復行到了徐德泰面前。也照着那樣跪下。取出一條綿軟的麻繩。打了圈子。在他頭項套好。前後各一人用兩根小木棍繫在繩上。彼此對絞起來。可憐一個文墨書生。祇因誤入邪途。遂至遭此刑苦。只見他三收三放。早已身死過去。那片舌頭有五六寸長。拖於外面。見在眼內。實是令人可怕。劊子手見他氣絕。方纔住手。鬆下這纜。許多人將周氏推於地下。先劊去首級。依着凌遲處治。此時法場上面。那片聲音。猶如人山人海。相似槍炮之聲。不絕於耳。約有半小時辰。方

纔事畢除卸禮懷無人收尸外。那兩人的家屬俱皆備了棺木預備入殮。惟有徐德泰的父母同湯得忠痛哭不已。狄公見施刑完竣與城守營回轉城中到郡廟拈香回至署中升堂公座擊鼓排衙然後退入後堂換了便服。俟新任前來便交卸往汴州到任一連數日在衙無事。這日午後忽然門役進來報道現有撫院差官在大堂伺候。說奉撫憲台命特奉聖旨前來請太爺到大堂接旨。狄公聽了這話心下甚是詫異。不知是何事。只得命人設了香案。自己換了朝服來至大堂行了三跪九叩的禮。那差官站在一旁打開一疋黃布包袱。裡面有疋黃皮匣子。內中請出聖旨。在案前供好。等他行禮已畢方纔開讀。乃是皇上愛才器使。不第狄公赴并州新任。便升為河南巡撫。轉同平章事。狄公接了此旨。當時望闕謝恩。將金首在大堂好。然後邀那差官到書房入座獻茶。已畢安歇。一宵次日新任已到。當即交代印綬。擇日起行。所有合縣紳衿以及男婦老幼無不攀轅遮道。涕淚交流。狄公安慰了一番方纔出城而去。在路非止一日。這日到了山東。稟知卸任。聞立本見他前來隨即命人開了中門迎於階下。狄公見禮已畢向前言道。大人乃上憲衙門。何勞迎接。如此謙光。遽下令狄某殊抱不安。聞公道尊兄乃宰相之才。他日旋乾轉坤。當在我輩之上。且在官言官。日前雖分僚屬。今日是河南巡撫。已是敵體平行。豈容稍失禮貌。狄公謙遜了一會。然後入座獻茶。叙了一會寒暄。狄公方纔問道。下官自舉明經之後。放了昌平縣宰。只因官卑職小。不敢妄言。現雖受國厚恩。當此重任。不知目今朝政如何。在廷諸臣誰邪誰正。聞公見他問了這話。不禁長歎一聲。見左右無人。當即垂淚言道。目今武后臨朝。穢亂春宮。不可言喻。中宗遭貶。遠謫房州。天子之尊。降為王爵。武三思武承嗣皆出身微賤之人。居然干預朝政。言聽計從。還有那張昌宗這班狗彘傷心逆理。出入宮闈。醜跡穢言。非我等臣子所敢言。亦非我等臣子所能禁。現在如駱賓王徐敬業張柬之房元齡杜如晦這班老臣宿將。皆是心餘力乏。無能為力。眼見得唐室江山。送與這婦人之手。下官前

日思前想後。惟有大人可以立朝廷。故因此竭力保舉。惟望同心合力。補弊救偏。保得江山一統。那時不獨先皇感激。即普天百姓也是感激的。說着不禁流下淚來。狄公聽畢。言道。大人暫且放心。古言君辱臣死。現在武后臨朝。中宗遠貶。既遷下官為平章之職。正我進忠報國之秋。此去不將那武三思張昌宗等人盡治施行。也不能對皇天后土說着。也是悶悶不已。誰知狄公存了此意。入京之後。適值張昌宗出了一件禍事。他便照例而行。受了一番審察。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